

實報叢書之十二

實報瘋話

老宣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二版

實報瘋話第二集



著作人

老

宣

發行人

馬家聲

聲

出版者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實報出版部

印刷所

實報印刷所

分發行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大大書局

序

管翼賢

當代大文學家鄭振鐸先生，在他着手編輯的「世界文庫」的發刊緣起上說：

「偉大的文人們，對於人羣的貢獻，是不能以言語形容之的，他們：是以熱切的同情，悲憫的心懷，將他們自己的遭遇，將他們自己所見的社會和人生。乃至將他們自己的嘆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憤怒，的歡悅，一點也不隱匿，一點也不故作，他們並不在說教，在教訓，他們只是在傾吐他們的情懷；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動人的情緒，弘麗雋妙的談吐，却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讀者們。……」

這是說一個文學家，怎樣把他婉曲動人的情懷，從弘麗雋妙的談吐中，發爲偉大的作品，而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人們，成功了

對人羣的貢獻；這個貢獻是由「美」的方面，通到「真」的方面和「善」的方面。

科學家的貢獻，是由「真」的方面，通到「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但是他的情懷並不婉曲動人，談吐也並不弘麗雋妙。

哲學家的貢獻，是由「善」的方面，通到「真」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但是他的情懷甚至於冷得駭人，談吐甚至於使人莫明其妙。

人，人生，是希望共同向「真」「美」「善」的地方走去，承受科學家哲學家

的啓示，和文學家的感動，這些都很必要，但，這些又都很費勁，因為我們對科學家須理解，對哲學家須思考，對文學家須體驗，並不是任何人只要聽到他們一語一句，或者一個原理，一個解說，一首詩以及一篇小說，便能通了七竅。他必須有理解，思考，體驗的能力，纔能够懂得，任你文學家對人羣貢獻如何的偉大，要不是你的讀者，讀者要沒有欣賞的能力，那偉大從哪

那裏成立？

文學家之所以比較的容易使人鼓勵，慰藉，激發，正是他將某一段人生，在理解了，思考了，體驗了，把它「真」「善」的地方，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再加上一件「美」的外衣，顯示給你，我們不必多費勁，也便能體驗出來，只要我們太不是白痴，太不是文盲。

如果我們將人生的某「段」，縮成某「點」，索性再將那件「美」的外衣也脫掉，便是赤裸裸地將那一點體驗得來的「真」，「美」，「善」，用三言兩句很平凡的話語，叫喊出來，這個，我想只要有靈性，有耳朵，感受了便能理解，能思考，能體驗，一點也不費勁吧？

在實效方面說，我們要了解一點什麼，看一本書，不如聽一篇演講；聽一篇演講，又不如聽一段格言；聽一段格言，又不如學兩句俗諺。這就因為俗諺只是用一兩句最乾脆的話，便把一個人生法則，正面或反面的啓示給你

了。

過去幾十年，讀一部四書，知道了做人，讀一本「增廣」，也一樣知道了做人。

現在，從小學念「公民教科書」一直念到「人生哲學」，知道做人了。不能這樣，你最好還是去讀「增廣」，雖然這是幾十年前的人生法則，但，沒法子，因為現在通俗一點完全一點的代替這本書的書，還沒有出世！

「增廣」上說：「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這便是我說的聽格言俗諺勝過讀書的註腳，假如你不能再多多讀書了，那麼，你最好多聽人說關於人情世故道德文章的話。

只是用一兩句最乾脆的話，嚷出來他對於人生和社會的某一點體驗，這又是那天真的。因為他只憑他的熱情，一感到某點的嘆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憤怒，的歡悅，便是一點也不隱匿，一點也不故作，更不用深邃的思想

，婉曲動人的情緒，弘麗雋妙的談吐，他只是如實地，赤裸裸地，吐出爲快。就是說，他所體驗得來的「真」「美」「善」，他不十分要經過科學的分析，哲學的論証，以至於如文學作品加上「美」的外衣，——他的話使我們一聽就懂，一懂就開竅，就搔着癢處，於是得了個啓示。

當他要嚷出他的話，他也不是在說教，在教訓，雖然有時人們覺得他似乎穿着教衣。——他也不是在冷嘲，在熱罵，雖然有時人們覺得他似乎有點紅着頸子，豎着眉毛。——他只是抓着他所遭遇的事物，憑他熱烈的同情，悲憫的心懷，給一個批判或認識，如實地，赤裸裸地再傾吐出來，絲毫不加粧點，而且很乾脆就是這兩句，不管牠的美醜，所以，牠常常是對社會反動的，是有點像瘋瘋癲癲的。

非難他的，說他在窮發牢騷，只要不是非難他的，一定說：「幹嗎，老說在我心坎上」？因此，這說話，是更能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

地域的讀者們！

實報老宣的瘋話，現被若干方面催促快出第二集單行本，這原因上面完全說了，就把它當第二集的序文吧！

題詞

灤縣鄧毓蓮

所發言論無不是全國同胞墮落之眞病及實藥。

唐山頂寒

老宜瘋話，可稱人類格言，社會警鐘，醫世針砭，照妖犀火，不佞每日讀罷瘋話後，不獨鬱結之氣，頓覺舒暢，即乏味不開之食量，亦增白飯兩碗，嘗聞少陵詩可愈瘧疾，陳琳激能驅頭風，美哉斯言，信不我欺。

北平林東湖

不憚當道之忌，不阿流俗之好。

灤縣朱意防

每讀快論，有如多年積癢，爲之一搔。

效忍齋主人

句句切中時弊，段段糾正人心，對症下藥，扎針見血。

羅秉南

瘋話好處在那里？就在能爲人洩忿。

馬鏡澄

本來，人們說話，必須要分際，領導民衆的，要說空話，說

大話。攢擠門路的，要說好話說軟話。爲人師表的要說廢話。受人教訓的要說狂話。對於朋友，要說假話。對於尊親，要說瞎話。事關利害，要說模稜話。事不干己，要說風涼話。這纔是識時務的俊傑。老宣先生，捨此類有用的話不說，一定要說些實話與直話，又甚麼天理話良心話，自己受了人家的厭惡，還居然自喜的以爲自己很會說話，由此看來，老宣先生，確也有些半瘋兒。

厲兩溪 書齋有奇寶，長坐四維中；敢秉春秋筆，何殊夏禹功，所談無一妄，（老宣有妄談一書）其話不曾瘋，爲問宣南客，傷心幾輩同。

李遽虛 憤世如劉罵，變時似賈吞，針針皆見血，語語痛驚魂，淚洒斯民涕，文崇吾道尊，滔滔何處是，予欲噤無言。

王錫滿 瘋話一書，可稱爲治國治家治身之良劑。

張熹光 舉世皆濁，凡事無不令人髮指，獨一閱我公偉論，積年癢疥，

得之一搔，殊令人怕案稱快。

馬倚衡

參合新舊之說，不偏不倚，適得乎中。

新城無名氏

牖民覺世，能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者，瘋話一段庶幾斯人

煙台文評君

盼望先生將來成一個有力的宣道者。

正定何子居

示全國以正路，不啻暮鼓晨鐘。

馬頭溝馬仁濤

理有真詮，意無虛構，有益世道人心，洵爲深切。

天君

我想老宜在說瘋話那時，一定是咬着牙，瞪着眼，心裏燃燒着，

全身血管漲着，在那一剎那間就承認他是真瘋也不爲過。

廖葆尼

俾聞足戒而言無罪，雖由筆妙，然亦悉從困心衡慮出，先生之

志苦矣。

李退厂

獨具隻眼，卓見卓識良知良能之血性語。

涿鹿李仲穎

以輿論改良社會。

廣權

國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瘋話是拘魂的大神咒。當道能採納，則
是大明咒。國民能奉行，則是無上咒。家庭能採爲訓，則是無等等咒。

古渝李華仁

降邪說，濟時亂，繼六經之絕響，述孔孟之獨唱。

徐溝殷仲良

寸有所長尺有短，優劣本不分明，假作真時真作假，是非
原可變更，考史經，三人言成虎，衆口可鑠金。馬瞎人盲，且鹿可爲馬
，犬可名羊，瘋否無定衡。憶昔日綱常名教大伸，孰敢稍涉暴橫，倘或
一言犯忌諱，目爲邪說橫行，近百春，時殊而勢異。倫理極賤輕，老宜
雖瘋，行確未瘋，誰醉究誰醒。

老宣供詞

自拙作瘋話問世以來，承讀者不棄，屢以不佞之真實姓名年齡籍貫及現狀見問。不佞愈不答復，問者愈催促不已。幾有法吏訊盜「若不從實招來，難免老爺生氣」之勢。不佞狡展無術，只好自將醜史，全盤托出於左：

不佞氏宜，名「永光」。今河北省灤縣城內南街人。乳名和尚。學名金壽。民元十月投考陸軍預備學校時，始改今名。朋輩屢以老宣呼之，因以爲號。祖籍魯之青州。遷於浙之餘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傳至八世。八世中有綱出公者，宦遊北上，入籍灤州（今改縣）。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爲紹興師爺之後。先父字若眉。居名篤齋。人稱篤齋先生。係廩貢生，候選州同。曾佐張騰蛟軍門戎幕。以耽於理學，不合時尙，窮老授徒以終。先母氏吳，同籍灤州。生先長次兩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齡入塾，受業於家庭專館

教員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緒二十四年，入本縣教會學校成美學館，習英語與科學。二十七年，入北京匯文書院爲「洋學生」。在校時，以讀書爲桎梏，以欺騙師長爲能事。屢屢攀牆越屋私出遊玩。永不與諸同學合羣爲伍。入禮拜堂即暗讀小說。有時亦喃喃頌禱，假冒信徒。進自習室即濫寫情書，兼習繪事。尤精於某種圖畫。幸天相「惡」人，不佞雖不務正，而各科除算術外，無不「及格」。算學雖爲不佞所深惡痛絕，然以巧弄計謀之故，亦可勉強「够分」。三十二年冬，即渡入社會與書本絕緣。且以父歿乏資，未能出洋「鍍金」。彼時人材缺乏，事浮於人。不佞遂自命爲先知先覺，目空一切。朝辭一職，夕即有人約聘。五年之中，所改職業至七種之多。僅以郵政一事而言，不佞若肯耐守至今，位置已可超出郵務官以上。入民國後，歷充第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匯文學校，民大，華大，朝大，北大，鐵大，平大農學院等校之教員講師。以歷史地理英文三項，誤人子弟。就中以A B C D騙人之時最多

。且又濫竽於政軍二界，爲中下兩級官佐。現年五九加四。身高四尺八寸。體重百十八磅。面黃瘦無鬚，狀如鴉片烟鬼。天性剛愎頑劣。易喜易怒。貪食而無量。好色而無慾。三餐無肉則哭。半日無妻則弔。元配本縣龔氏。繼娶北平趙氏。均旗籍人。此卽不佞幼年好談「排滿」之果報也。不佞因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子嗣。龔氏僅遺一女，嫁已三年。去冬，趙氏流產一男。形體未全，卽赴修文。今仍奉祀於某大醫院中，可謂「典型猶在」。龔氏於民廿一，駕返瑤池。享年七七有二。生時暴烈善怒。不佞畏之如虎。趙氏係民廿二，迎娶過門。芳齡四八又四。天性剛猛多疑。不佞怕之如神。不佞奔馳南北東西二十餘年。既未從事革命運動，又未爲國爲民謀求幸福。蹉跎至今，不但將祖產變作揮霍之資。至此時衰力竭之年，一旦失業，卽有斷炊之慮。不佞現居東城某巷，賃舍八間。日以吃飯睡覺澆花養魚弄貓戲狗爲事。每日食米飯二小盃，用菜二大盤，吸紙烟兩盒，飲濃茶六壺。大便二次，小

便二十餘次。飯飽水足，即倒身一睡。日夜共睡十二小時。且好潔成癖，將大好光陰，多耗於洒掃盥浴刷牙濯足之間。雖有藏書之癖。苦無讀書之心。喜集碑帖，而無觀摩之志。近三年來，學校中若有校長，肯爲保鑑。不佞即「倒」執教鞭，對付些時。否則即勉強撰稿，售之報社。造謠惑世，騙取金錢。合計平津兩處稿費，月入百元左右，足敷生活購書浪費與還債之需。決不爲未來之少爺小姐，遺下分文資產。至愚夫婦養老之資，惟託諸於上帝老天爺而已。所供是實。再有問者，恕不答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七月初七日草於北平東城寄廬之實四維齋

例言

一，實報瘋話第一集出版後，爲時未久，各方即來函詢問是否續出第二集，且有非出第二集不可的要求，現在謹遵讀者雅意，以最敏捷的手段，把第二集印行，以後擬繼續刊行第三集第四集。

一，上集因爲是新五號字，許多讀者來函建議，改用舊五號字，爲的讀時眼不吃虧，照辦了。

一，版本仍然合上集一樣，便於讀者收藏時，不致參差不齊。

一，搜集的題詞，是瘋話第一集出版後，讀者們對於老實瘋話的批評，都是由他們來信中，選擇幾句排列，讀者的署名依然冠上，意思是供讀者們參考，絕不是點綴門面，要是點綴門面，我們可要找什麼大要人大學者的題詞了。

一，老官自己作的一篇「供詞」，是爲着應付外面的詢問的，讀者們許多替老官作傳的，疑神疑鬼，簡直把他測想到像一個超人，其實他還不是那麼一個人。這一篇確是他得意的一篇自傳，文內意態放誕，詞語滑稽，讀完活現一位老官。



影 近 宣 老

瘋話第二集

老宣著

朋友問我「你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我說「我對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過我立了三十二個「信條」，你看一遍，大概可以略知我是一個甚麼東西。（信條列後）

不愛國，不賣國。不救民。不害民，不談主義，不讀學說。不結黨派，不入系屬，不拜聖人，不敬學者。不充信徒，不當走狗。不誦佛經，不守禮拜。不倡革命，不講文化。不聽口號，不看標語。不喊打倒，不說擁護。不嫖娼妓，不交賭徒。不閱小說，不談詩文。不言鬼怪，不迷科學。不求發財，不甘貧賤。不犯國法，不裝好人。不願吃虧，不占便宜。不迷於古，不惑於今。不假冒輕財，不否認好色。不暢言國政，不勉隨潮流。不厭惡婦女，不崇拜英雄。不挑撥愚民，不煽惑青年。不替「蘇俄」宣傳，不受「日本」驅使。不看中國電影，不穿外國衣服。不發違心之論，不道順耳之言。不敢緊握屠刀，不忍多傷物命。不避欲加之罪，不畏暗箭明槍。不羨聖人之譽，不避混蛋之名。不存南北之見，不別門戶親疏。不對女人逞剛強，不爲兒孫作牛馬。不以教書爲清高，不以作官爲渾濁。不認無後爲不孝，不信無名

爲可恥。不望將來升天堂。不怕死後入地獄。

□我以爲，天下的事，除了夫妻間的某種行爲以外，沒有不可公開的。清初，大理學家李某，作日記，居然將「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記入裏邊。有人說，李某不顧廉恥。我說「你若顧廉恥，就當永遠不娶妻。李某既能將閨房的秘事，筆之於書，足見他一切的言行，沒有不可告人的了。可知他的思想，比司馬光的思想，還格外的澈底。可惜我們學不到。

□以言語勸人，以文字化人，終抵不住以行爲動人。古今中外的聖賢，全都在一個「行字」上注意。可見言語文字，是靠不住的。有人因我常在報上投稿，指斥奸盜邪淫，以爲我必是一個好人。其實，是大錯特錯。我並非不是壞人，我不過是願壞而壞不起來。要知，有許多壞人，因爲沒有爲惡的能力與機會，而不敢爲惡，竟僥倖被人錯認爲好人。□報上屢有「開發民智」的論調。我極不贊同。我以爲，我國現今最要緊的是「開發官智」。因爲官若有「智」，決不能貪贓枉法，決不能倒行逆施。他們若果有「智」，決不能不顧生前的罵名，決不能不怕死後的史筆。

□民無「智」，國必不能強盛。官無「智」，國必趨於滅亡。我讀中外史書，只見先有

亡國之官，後纔有亡國之民。

老子所說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所絕所棄的，並非真聖真智。他所說的「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所絕所棄者，乃是假仁假義。他說這話，並非要違反人類進化的公例，不過是要澈底打倒那些「騙子」。

存心要如山海。行動要如江河。發言要如日月。

行正道，發直言，存好心，不必怕人，更不必怕神怕鬼。

我認識幾個專門損人利己，貪污詭詐，見錢就使的人，每日拜佛燒香，禱告上帝。他們的行爲，還欺騙不了凡人，竟敢愚弄神佛。我以為並無神佛這種靈物。否則，早就不容他們裝模作樣。假充善人了。

人類的「不平」，是與生俱來的。人類的私心，是生來就有的。世上只要有「人類」，就不能沒有這兩種缺點。這缺點既是天生的（或自然而有的）如同毒蟲蚊蚤，無論如何，憑人力也不能澈底消除。所以無論提倡甚麼「主義」甚麼「學說」也是徒勞妄想。

蘇俄雖行過共產主義，現在仍不能消滅「私產」制度。雖然倡言平等，終不能去淨一

階級」思想。

□見食物就吞吃，必致毒死爲止。遇學說（或主義）就仿學，必致國亡而止。

□非混蛋，決不肯以人命試藥品。非大混蛋，決不忍以國命試學說。

□我中國人，是愛「和平」的。火藥本是由中國人發明，僅僅用火藥製爲供人玩戲的鞭炮。火藥的製法，被外國學去，就造成殺人的利器。

□天道忘殺，所以鷲禽猛獸，決不能繁殖。好戰的民族，決不能常存。（天道就是自然之理，萬不可視爲迷信）。

□中國古人的作品，我所以喜歡研究，是因爲他們無論說些甚麼，歸終不離「和平勸解」與「引人向善」的範圍。甚至一些淫書艷史，我看過的最多。裏邊也含着「勸善」的用意。你乍一看，縱然眉飛色舞，心動神搖。細一想，就令你如冷水澆背，心驚膽落。

□現今許多的書報，「誨淫」只能引人縱慾。「挑撥」只能動人憤爭。並沒有「開導化解」的筆力。正如不良的學說，只能破壞，不能建設。只能顧及一面。不能顧到全體。

□研究學說（或主義）如同購買食物。須要用心考查是否與身體有害，不當專取新奇。

達爾文 C. Darwin 所說「優勝劣敗，強者榮華，弱者消滅」的話，經一些人奉爲金科玉律，視同古今定則。豈知「天演」終久蓋不過「天理」。天理是抑強扶弱。強亡弱存。你若反對這話，請你先將中外古今的歷史，詳讀一次，細想幾遍。

天道獎善。所以中國人，若不變良善的國民性，終必能普遍全球，管領世界。正如一切馴良的生物，不但不能經驚禽猛獸滅絕，反可滋生不已，歷久長存。

宋末，蒙古以武力侵入東歐，那不是歐洲人心中所怕的「黃禍」。真正的黃禍，就是用和平手段而能得最後勝利的中國人。中國人佔全球人類四分之一。若能不自相殘殺，不澈底洋化，終必爲全世界之主人。我並非替中國人自頌自誇。歐美有知識的學者，早就料到了。

歐美各國，因受了「科學狂」的病，不久就要釀成第二世界大戰，將來，坐觀成敗，以逸待勞而獲最勝利的民族，必是不知科學爲何物的。要知第二世界大戰，是專意摧毀一切「物質文明的」。

政府少添一份開銷，小民多受一份實惠。政府多設一個「爲人民謀幸福」的機關，小

民多入一層敲骨吸髓的地獄。

□我活到現今，只見損人利己的人失敗，吃虧讓人的人成功。可見奸巧是禍，拙笨是福。

□有人問我，爲甚麼政府遷到南京，還不能剷除貪污。我說「貪官污吏，如同蒼蠅，政府如同肥肉，你縱然將牠遷到北冰洋，蒼蠅也能追了去。再說，你在曠野荒郊，雖見不着一個蒼蠅。假若你大便一次，立時就能招集無數的蒼蠅。貪官污吏，追隨政府，也是如此。肉愈腥臭，招得蒼蠅愈多。政府愈不清廉，招得貪污愈衆。」

□中國政府，如同夏天的魚肉，法律如同冰塊。魚肉若沒有冰塊的鎮懾，立時就能發臭味，變顏色，生蛆虫。政府若想不腐化而保持原來的鮮美，須要時時站在法律之內。

□在某系專政的時代，要人吳某打一夜牌，輸了四萬元。我聽了，以爲是一件奇談。現今我聽說，已卸任的某局長，在某處推牌九，一夜竟輸去十八萬元之多。某局長的原薪，連公費在內，每月不出八百元。我不知他這些浪擲的錢，是不是小民的膏血。唉，何怪人人願意做官呢。

□在我中國做官，只要做到「長」字，就有特別的收入。文的做到科長，武的做到營長

，若專靠薪俸生活，縱然將太太賣了，也不夠他們的應酬費。

□某要人，前年在南方提倡「緊縮政策」，主張低減官吏的薪俸。我以為他是不明瞭中國官場的情形。假若他的妙策，得以實行，最受影響的，就僅是一些下級人員，他不知，官一到了中級，就如同當了女招待；目的是在「小費」，決不在工資。

□俗語說「兒的生日，娘的苦日」我以為，長官的生日，也是屬僚的苦日。因為下級人員的飯，可以不吃，長官的壽，不能不賀。我當小官僚時，一見「福，祿，壽，喜」的「知單」我立時就出一身冷汗。我常說「長官多做一次壽，當舖多生幾分利」。

□有人問我，現在小學，全將「修身」一門功課取消了，改為「公民」，你以為怎麼樣。我說「這就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不能修身，決不能成良好的公民。在幼小時代，應先將古人的嘉言懿行，灌入腦筋。然後再談甚麼「開會，組織，自治」等等的大問題。先要使兒童學成循規蹈矩的好孩兒，不可先將他們練成大言不慚的假聖人」。

□現今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是「能在中國使用」的。可惜現今留學生，到外洋留學，如同猴子與狗熊，被人捉了去，教給一些「翻筋斗，戴鬼臉，抗木枷，玩鐵叉」等等的

把 (FICK) 一旦回到山林，所學來的技能，不合猴子與狗熊實際上的生活。不但留學是如此。鄉民將兒女，送入城市讀書，所得的結果也是這樣。

□現今使我最痛心的是，多數的學生，愁將來「無出路」而不知對眼前的學術「用苦功」。要知俗語說「有貨不愁賣」。你只要學成一個「社會所必不可少的人材」，社會裏一定有你吃飯的地點。

□不要恨怨人不肯用你，只怕你沒有供人需要的技能。要知有好貨，終有識貨人。你在學校，雖然能混一張或買一張文憑，須知在社會，實不易混一個或騙一個飯碗。

□學校不過如同一座「鍍金爐」。社會確實如同一塊「試金石」。你鍍的金愈薄，愈抵不住試驗，不久就要露出你原來的「胎子」。

□現今，校長和職教員是靠學生爲生的。因爲人浮於事，謀生艱難，潮流所趨，校長和職教員，不能不將學生視同飯碗，認作飯東。既成了這種情形，學生也就以飯碗飯東自居，自尊自傲而不服管教了。這不怨學生們，不服訓導，是怨校長和職教員，不敢認真。學生在學校，愈無拘無束，安樂逍遙。畢業後，愈無門無路，痛哭流涕。我是由學校

出身的。這種「實例」，我見得太多了。

我在學校，受的是嚴酷的教育。我曾發誓說「我有朝一日，當了教員，我必反其道而行之」。豈知因此一念之差，我教書十八年，連陸軍在內，竟誤了害了青年男女，不下四千人。他們現在，見面對我雖無惡感，可是更使我的良心不安。不但對不住學生，更對不住他們的家長。可見寬容學生，不是正常的教育方法。

廣東對政府的態度，雖多可議之處，然而該省的當局，據報上所載，竟能令學校讀「孝經」，竟能禁公務員着洋裝，這實在是能由根本上，維護「人倫」，能從官場中，提倡「國貨」。

自古沒有不亡的國，不敗的家，不死的人。人若想長生不死，永久立於不死亡不敗的地位，須在人格與聲名上注意。

人的一生活，有三個成功。第一，是對國有功。第二，是對社會有功。第三，是對家族有功。若做不到第一，須做到第二。做不到第二，須做到第三。若一樣也做不到，就是枉度一生，對不住所耗的糧米。倘再與國有害，更對不住所見的貓狗。只可惜，民國以

來的要人，不但對不住貓狗，甚至多是對不住蝸蛇的，因為這兩種小東西，這可以做藥材用。有人駁我說，許多要人，積下數百萬的家私，位置了無數親屬同鄉，豈不是有功於家族和社會麼。我說，只因爲積下數百萬不義之財，纔給祖宗，招了痛罵。纔給子孫，造下大孽。只因爲位置了無數親屬同鄉，纔害得他們，失了原有的可靠的生活。染成了許多不可挽救的惡習。俗語說「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現今，是一人失勢，雞犬也隨着墜地。墜地之後，欲再爲雞犬而亦不可能了。

□有些要人，眼光淺陋，腦筋昏聩。他們只顧討少數的私人一時的歡喜，擴充地盤，籌畫位置。結果，私人，全都腦滿腸肥，飽載而歸。自己却留下萬代的罵名。要知，爭利時，有他們分肥。挨罵時，只有自己擔過。

□得百姓的歌頌易，得私人的感念難。對私人費萬般心，不如對百姓施一分惠。私人的感念，是一時的。百姓的歌頌，是永久的。私人受你的好處，以爲是分所應當。百姓受你的好處，認爲是天高地厚。究竟是那樣合算。

□在外國，警察指揮開車的。在中國，開汽車的指揮警察。

□文明的國，只講法律，不重勢力。紛亂的國，只重勢力而不顧法律。換一句話說，國家將興，法律可以裁制勢力。國家將亡，勢力必定操縱法律。欲知我國，究竟能亡不能亡，先看一看。「法律與勢力」的強弱。

□法律與勢力，如同「白黑不可混淆，薰蕕不可同器。是非不可顛倒，正邪不可並立」。有法律，決不容勢力滋長。有勢力，則不容法律進行。

□「契約，規則，法律」全是本着公意而定的共同遵守的條件。這三樣的範圍與尊嚴，一樣比一樣大。只要有二人合作一件事，必須有契約。一團體合作一件事，必須有規則。全國之人，雖行業不同，也不過如同分工合作一件事，所以必須有法律。那麼，這樣既不是可以由私意而定的，也萬不能由私意而變更，更不能由私意而破壞。

□「自由」與「放肆」的分別，如同狗與狼的分別。外形固然彷彿，性質則大不相同。一個是有拘束，守範圍的。一個是不受拘束，不守範圍的。

□有人問我「自由的解釋」。我說合乎理法（或禮儀）而不防害（或擾亂）別人的行動，是自由。譬如你自己一人，獨居在一個圍牆之內，你縱然不穿褲子，也必無人干涉，

那就是你的自由。只要另有一人與你同居，你若再不穿褲子，那就不是自由，而且是「放肆」。再譬如你走進廁所，尋到尿桶，你盡量的便溺，那是你的自由。你在大街小巷，無論白晝黑夜，不論有人無人，你若略行便溺，不但不是自由，並且是違法。

自由有文明與野蠻之分，文明的自由是本乎「人道」的。野蠻的自由是近乎「獸慾」的。中國古書所說的「慎獨」與「主敬」全是真正由根本講起的文明自由。慎獨，是雖獨居孤處，也不敢放肆，主敬，是一時一刻，也不能放肆。

「軌道」就是自由之路。八大星，遵循自己的軌道，繞着太陽走，各不相犯，那是八大星的真正自由。因為他們個個遵守着真正自由，所以走了幾萬萬年，還未失了秩序，也未碰到一齊。否則，早就沒有宇宙或世界了。

個人的真正自由，如同火車電車的鐵軌。是不容人任意侵佔的。火車電車的司機，撞死人物，所以不按殺人罪抵償，是因為他遵守一定的鐵軌。人物入了牠的鐵軌，就是阻防牠們的真正自由，遇有傷害，是咎由自取。假若司機將火車電車，開出鐵軌，傷害鐵軌以外的人，就常以殺人論，因為他們出了真正自由之路。

□在公共團體之內，不能容個人的自由發展。所以政府，局所，軍隊，黨派，商店，與家庭，萬不可有個人的自由，學校是養成守法的人格，造就合用的人材之處，更當限制自由，以免染成放肆的惡習。

□古時雅典的大賢兼立法者梭倫(Solon)說「能服從人者，始能管理人」。那意思是說「能爲人下，始能爲人上」。「能先服從指揮，將來纔能充當首領」。現在許多青年，全有「首領慾」然而在家中，不肯受父母管教，入學校，不容師長管教，他們將來如何能成良好的首領。正如不守舖規的學徒，決成不了好舖長。不守紀律的兵士，決成不了好將官。

□有人問我，爲甚麼現在出了「教育破產」一句評語。我說「破產是失了存立的資格，無法維持。教育壞到這步田地，由根本上說，不怪學生，而怪辦教育的人。現在國立的學校，多是「官僚化」。私立的學校，多是「商業化」，統而言之，多是「分贓化」，焉能不大糟特糟。

□學生若想養成「換飯吃」的本領（恕我不說，養成救國救民的能力）必須專心一意，

注意應學的課程。最忌的是務外曠課。然而有些國立學校的首領，爲養成個人的勢力起見，私立學校的當局，爲節省經費打算，惟恐學生不務外不曠課。

□外國人在中國設學校，多是含着「文化侵略」的用意。在別國，對這種學校，多加以嚴苛的限制。而在我中國，外人所辦的學校，反格外的發達的原因，就是外國人所辦的學校，能使學生，少有務外與曠課的可能。家長所以肯使兒女入外人的學校，並非出於媚外，不過是使兒女，多念一點書而已。

□據報載，近來北平歇業的商店，以入商會的計算，已達八十餘家。不在商會而關門的，尙不知確數。我以爲，若照這市面的實在情形而言，當歇業的，足佔全市三分之二。多數的商店，所以苟延對付，是因爲債務的關係而不敢停止營業。換一句話說，是「願關門而無法，想歇業而不能」。

□我認識的商人，以書行與古玩行爲最多。書行，因中國的新人物，不肯買中國書。舊人物，願買而買不起。日本人因備戰的原因，現在也不來收買。圖書館的生意更不好做。所以書行裏的人，多是愁眉不展。古玩行，因懂古玩的買主，已死盡逃光。新發戶的

要人，又將古玩，認爲腐化而不合時代的潮流。西洋人因歐戰後，經濟枯窘，又不來採購。日本人，雖肯畧買幾件，然而若不大賠血本，又搶不上去。所以古玩行裏的人，多是叫苦連天。

□我只見小飯館，生意興隆，座客常滿。這大約是因爲中國人，全想開了。反正，生在這個有朝無夕的時代「吃一口是賺的」。

□我的電影嗜好，已經成了癖。有時，飯可以不吃，電影則不能不看，可是對於國產的片子——尤其是合於時代的——我寧可害一場大病，也不肯開一開眼福。因爲那些明星（？）百分之九十九是「東施效顰，沐猴而冠，邯鄲學步，婢學夫人」。簡直，是一味的追在外國人屁股後邊，檢拾洋人的唾餘，一點「國民性」全都沒有。我以爲不如看「琳丁丁」（美國演電影名犬）或看「要猴的」。因爲多少還有一點天然的狗性與猴習。□許多的所謂中國電影明星，是應受外國政府獎勵的。因爲他們是傳佈外國惡俗的功臣，是推銷洋貨的媒介，是間接麻醉中國青年男女的先鋒。

□我認爲檢查電影片子的的重要，過於審定教科書。電影使人受影響的能力，遠駕呼一切

書報之上。僅以現今的青年男女而言，不肯讀書的，太多。不愛看電影的，太少。

□有錢的父親，多有孝子。美貌的女子，易得賢夫。

□理財，以養民爲先。爲政，以正己爲先。練兵，以訓將爲先。對外，以調內爲先。治民，以治官爲先。

□欲正人心，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先禁不良的「洋化」。欲禁不良的洋化，須先對一些由外洋留學回國的博士碩士學士，嚴加取締，以免魚目混珠。要知這幾年，所發生的轟動全國的「貪案」與「花案」，多是曾經留學而學來的。我並非反對「留學」。我是反對那些專能學「壞」的留學生。

□中庸上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但災異是妖孽，反常的服飾玩好，也是妖孽。北宋將亡的時刻，婦人的鞋底，用兩種顏色，名爲「錯到底」。金末，男子好穿尖靴，叫做「不到頭」。我以爲現在的婦女，披頭散髮，赤腳光腿，與青年的「背頭」也不是國家將興的預兆。甚至我看各商店張貼「電磨冰刀」的廣告，而不說冰鞋。我也以爲要成「兵刀」的現象。刀兵本是人人全怕的，何況再加「電磨」呢。

□東漢大將軍梁冀的女人孫壽，發明一種髮髻，稱爲「墮馬髻」。描成一種眉，叫作「

啼眉」。走成一種姿式，呼爲「折腰步」。笑成一種樣子，名作「齧齒笑」。她並不悲痛。脊骨也未斷傷，牙齒又無蛀虫，偏要造做妖態，焉得不家敗人亡，再加她丈夫那種惡行，怎能不民窮國亂。我看現今，一些摩登女子「剃眉毛，抹黑眼眶，學狐步舞 Fox Trot，修尖指甲」，我也認爲是不祥之兆。她們既不是古時波斯國的罪犯，何必剃眉。既不自認好淫，眼眶豈能發黑。既然不是獸類，何必學狐跳。既不想抓丈夫，捕老鼠，爲甚麼要尖指甲。

□前清光緒末年，日本人在中國各處，大售「清快丸」。西太后因那個藥名，近於清快「完」，曾大哭了一次。但因國弱，未肯因小事引動外交，竟無法禁止。民國成立，滿清退位之後，清快丸，也竟隨着清運告終，不見踪影。這雖近於迷信，也未嘗不是先兆示警。古時中外明君賢相，發見凶象，無不驚心動魄，悔罪修省，勵精圖治。歸終，凶象反成吉兆。假若凶象已經現出，反認爲迷信，怙惡不悛，變本加厲。雖不認爲凶象，必真成了不祥之兆。古人創出吉兆凶象，不過是勉人作德，阻人爲惡而已。若一味認爲是阻碍進化的迷信，那麼就認定「放蕩邪淫」是進化的象徵罷。

□人能「責己」立刻就覺得「風平浪靜，海闊天空」。人若「責人」登時就現出「愁雲慘霧，荆天棘地」。

□有人問我，怎樣作事，纔算是合乎天理國法人情。我說，只要作事不「放縱」，就是合乎天理國法人情。若能合乎人情，也就能合乎國法。若能合乎國法，也就能合乎天理。因為這三樣是一件事，正如耶教所說的「三爲一體」。

□小民所發的悲聲，有害於國的程度，較強敵的鎗砲還大。治國的人，若能不使小民發悲聲，則可不懼強敵的鎗砲。小民的悲聲，若不能止息，你縱能兵堅甲銳，善固邊防，也無濟於事。

□專爲身家打算的人，決成不了偉人。能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業的偉大人物，全是能忘了身家的人。你若能忘了身家了，千秋萬世的人，決不能忘了你。

□「政治」是甚麼。政治是以「正」而「治」。用不「正」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治」的結果。

□有人說「政治家，須要有手段」。這話，我極不贊成。因為政治家是治國的人。治國

是光明正大的事務，只可本着「中」「正」二字做去。治國既不是偷摸鬼祟的行爲，用不着「毫手段」。以前我國的政治家，所以失敗，全是因爲用手段，用壞了。

「科學家所說的「人類征服自然」就是人對天革命。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就是天對人革命。人對天革命，不過是一時的，是片段的。天對人革命，是永久的，是普遍的。人類不論如何機巧能幹，終不能脫離天地（自然）的玩弄。

「現今摩登女子，全講究「曲線美」。我以爲剛正的男子，當提倡「直線美」。我所說的直線美，並不指身體而言，是指「說話行事」立論。男子要直直爽快，不當曲曲折折。要痛痛快快，不可遮遮掩掩。要坦坦然然，不當忸忸怩怩。

「我的親屬的小女孩，歡喜燙頭髮。她有一天，問我說「怎麼，我的髮。燙得變變的，過幾日又直了呢」。我說「那因爲你的父母，是「直髮種」。假若他們是「捲髮種」，你雖將髮燙直了，不久也必曲過來。這是人種的關係，無法改良。你若未讀過人種學，也可以先看一看「人文地理」。」

「最好的「爲己」是「爲公」。最好的「利己」是「利人」。

□俗語說「聰明反被聰明誤」是一句不合理的話。因為真有聰明的人，決不能被聰明所誤。凡說自己被聰明所誤的，決不是有真正的聰明。

□自己不是好人，偏要假裝好人，固然是不容易。自己明明是好人，偏不願使人知道他是個好人，更是加倍的不容易。

□講天道，不可失人道。處人世，不可忘天道。

□讀千遍彌陀，不如行一件善事。修十座神廟，不如救一個活人。

□占課相面的，令人靠「天」求福。風水先生，令人靠「地」求福。這彷彿想天上掉餡餅，想地下出金窖，全是徒勞妄想的。最好的求福之法，是靠良心。只要良心不壞，縱或享不到大福，也必受不着大罪。

□求「遠大」的，失「近小」的。求「虛空」的，失「真實」的。求「身後」的。失「眼前」的。求「未來」的，失「現在」的。所以明白人，只在「近小，真實，眼前，現在」的事上注意。

□人，前半生，費盡心思，將自己練成一個混蛋。後半生，又費盡心思，研究自己為甚

麼是一個混蛋。

□「迷信神鬼，迷信科學」，不如「迷信天理，迷信道德」。

□「爲好人而貧賤，爲惡人而富貴」是不合天理的，是偶然的，是例外的。世間的事，凡背逆天理，違反自然，出乎定例的現象，決不能長久。

□易經上所說「自強不息，恐懼修省，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十六個字，不但可以壓倒歐美的一切「人生哲學」，並且是「希聖希賢」「成佛作祖」的必由之路。

□買賣能否興隆，專靠貨品是否精良。俗語說「人叫人，千聲不語。貨叫人，點頭就來」。只要本着「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八個字的老套子作去，自能招來主顧。用不着減價，贈彩，宣傳，鼓吹。更用不着修飾門面，搭花牌樓。北平某老藥舖，永遠不喊「犧牲血本」，永不改造門面。然而買主永是擁擠不斷，究竟是因爲甚麼。

□有人說「現在「宣傳」的效力最大。無論做買賣，辦政治，倡主意，講學說，以及一切事業，全仗宣傳，纔能引人注意」。我說「宣傳須以「事實」爲本。若沒有良好的事實，徒靠巧妙的宣傳，雖能引動一時的人心，終久必要露出馬脚，較不宣不傳的損害尤

大。因為「受騙只一回」。

□現今平津的商店——尤其是綢緞布舖——也學了上海的商店的惡習，離開做買賣的規矩，不重內容，專講外表，不求實際，專趨虛偽。現在，竟由「減價」而進化到「白送元寶」。犧牲血本，含淚減價，忍疼犧牲」等等的奇異宣傳。將來還不知要發出甚麼驚心動魄的吸引顧客之法。負管理之責的，應從速干涉，以免多出笑話。

□北平女招待正走紅運的時候，飯館為吸引顧客起見，對於誇示所雇的女招待的方法，竭力立異標奇，甚至以為「本館添設美麗的女子招待」還不新鮮。東安市場某飯館竟敢大書特書「本館聘用女學生招待」。假若無警察取締，恐怕「本館聘請某某小姐，某某夫人，某某闊人的姨太太招待」的牌子，也要掛出來了。

□俗語說「精明不過買賣人」。可見為商，不是糊塗人可以幹的。他們既不糊塗，焉肯做賠本的生意。不要看「老尺加二」，「買一尺送一尺」。要知俗語所說的「扁担量布，價上取齊」是一句至理名言。

□不但商店所說的「白送」是胡說，甚至「折扣」也是謊話。新張減價，也是不可靠。

去年，我到一家新開張大減價的舖子，買了一雙一元二角打八扣的手套，同日又到一家永不減價的老商店買東西，見着同樣的同牌號一絲不差的手套，僅售八角。我因一貪便宜，多耗一角六分。事情雖小，也是一個警教。

□俗語說「從南京到北京，買主不如賣主精」。又說「會買的不如會賣的」。你買東西不要打算占便宜，要知「不上當，就是便宜」。不要因某商店「懸燈結彩，唱留聲機，雇人化裝遊街，耍獅子，抓彩，贈獎券」，就是「犧牲血本」的表示，要知那種種的開銷，全要由照顧者擔負。

□商店除非決心關張歇業，決不能甘心賠着本向外賣。縱或真賠本出賣，也是「便宜不出當行」。當行就是同行的人。若真將便宜讓給外行的人，那就是不重同行的義氣，休想在本行再活動了。

□有人說「商店利用以上種種的手段，吸引顧主，是起於同業者競爭，也是一種「商戰」的辦法」。「我說貨真價實」是最利害的商業競爭。「物美價廉」是最有效的商業戰術。

□有人說「中國商人，日趨虛偽，研求騙術，是環境所迫。因爲人多信假不信真，不

得不如此，以維持一時的需要」。我說，這還是沉不住氣，不善應付環境。要知，人愈講虛偽，你愈講真實，終久你必得着最後的勝利。不但爲商是這樣，爲人也當如此。我以為，處在這時代，商人也當讀一讀老子，看一看兵法，以免隨人亂跑，自陷絕境。

「我對某綢緞商店的東家說『你將一切宣傳費，加在購貨的本錢上，力求精良，少貪利息。要求細水長流，不可想『一口就吃成一個胖子』。然後再豎起一個招牌，寫明『願主不糊塗，小號不瘋狂，所以永不減價，決不自送。不賺錢不賣，賠本更不賣。怕上當的，莫進來。求便宜的，別家去』。看一看有甚麼結果』。

「急於發財者，發財之術，決不正當。急於立名者，所立之名，決不穩固。急於成學者，所成之學，決不可靠。我以為，世上的事，除了救人救災與捉『跳蚤』之外，不必求速。

「處理困難的事，如同整理亂絲團，愈着急急找不着頭緒。只要耐着煩忍佳性，必能不被困難所勝，而且能戰勝困難。

「真有治事之才的人，遇着難決的事，如同有名的『數學家』遇見難解的算題。非但不生

畏縮之念，反要因而發生興趣。

□君子不羨人之富貴而羨人之名節。不羨人之高齡而惜自己空耗的光陰。

□位高，得人尊敬是一時的。德高，得人尊敬是永久的。位高，只能動小人。德高，始能動君子。人因你的位高，尊敬你，是有所爲而爲之，全是出於假意。人因你的德高，尊敬你，是無所爲之，全是出於誠心。

□據一些受洋毒的中國人觀察，中國處處全是劣點，沒有一樣好的。據一些有知識的外國人觀察，中國處處有些優點，是外國人所學不到的。

□我中國的文化，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所有古人傳下來的學問藝術的優點，現在我國的洋化之輩，竟看不出來。不但不知勉力研求，發揚光大，反要隨在一些新聖人之後，對古人的學術，大加盲目的譏評。及至洋人指出某種學術的優點，他們又大驚失色，起而盲從，研究討論。這種沒有「自信力」的流行病，足可亡國滅種而有餘。

□我恨不能，連中幾個航空券的頭獎，使我有幾百萬元，去運動一些外國的無聊學者。令他們竭力推崇讚揚中國的經史子集。果能達到我的志願，我中國的洋式聖人，也就不

致於「數典忘祖」，時時追在外國人的屁股後邊，檢拾人的乾屎橛，而一味的販運不合中國民情國勢的洋學術了。

□現今，日日給中國丟臉的，不是三家村裏的老學究，也不是窮鄉僻壤的纏足女子，正是一些洋裝高履，不懂外國習俗，忘了中國禮儀的男子與一些不明白家政，不服務社會，專能串飯店進舞場的摩登女子。他們在外國人中間，擺來擺去，以爲是莫大的光榮。其實，外國人對他們這些不中不外，沐猴而冠的人，何嘗看在眼裏。不過拿他們耍弄着解悶而已。最大的國恥，尤其是，他們愈當着外國人，愈不肯對中國人，說中國話。

□我認識幾位留學多年，學貫中西，現在大學充當教授的留學生。他們不但沒有洋習，並且外表好像三十年前的買賣人。我常對他們說「你們這樣的留學生，纔是中國所需要的」。

□現在中國所缺乏的，不是高等的教育，而是高等的人格。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不是能高談闊論的博士碩士，而是肯實踐力行的凡夫匹夫。

□三年前，我在北大誤人子弟時，第一次上堂，曾對學生說「……………教育的主要目

的，是修養人格，學問還在其次。在小學，須養成初等人格。在中學，須養成中等人格。在大學須養成高等人格。學級升一步，人格須要進一級。我們入學校，一面修養人格，一面勤求學問。那麼，出了大學的日子，不但學問要高出人上，品格也必超人一等。要知，有高超的品格，學問縱然稍差，也能立足於社會。學問縱能超出凡衆，若無超人的品格，作爲基楚，也不能倖存於人羣……」。

□有人問我「爲甚麼國立大學的學生，反較任何私立學校的學生，穿洋裝的少，並且儉樸得多」。我說「國立學校，學費少而取嚴，一些少爺小姐，不易鑽進去。無論甚麼學校，只要成了少爺小姐的俱樂部，那個學校的學生，惟有日趨於皮毛的洋化。至於學問與品格，更必日趨日下了。」

□男學生，將來未必全當老爺。女學生，將來未必全作太太。可惜他們所受的多是「貴族化」或「老爺式，太太式」的教育。我以爲，教育常注重「平民化」或「勞苦化」纔能養成有益於家有益於國的人材。

□我對某學生說「你的享用與西服，足可駕乎外國的貴族。你的學識與品格，簡直不如

外國的鄉農。你要知，外表的衣飾，只能動無知的男女，不足以動有思想的人物。洋服革履，若是憑自己的本領換得來的，也未嘗不可趾高氣揚。假若是用革命的方法，吵鬧打架，以父兄的血汗，而得的成績，未免是害己禍人，實在於良心上，說不下去。當學生時，如此闊綽，將來畢業之後，謀生之日，若「難乎爲繼」，我看你怎見鄉中父老」。

□我當日到北京讀書，校中並無夫役。一切洗衣服，補襪子，擦地板，淨玻璃，掃院子等等的，全由學生，親自動手。每日僅吃粗米黑麵，非到星期日，菜裏見不着一個油花。見校長畏若上帝。對教員，敬如天神。那雖是「奴隸式」的野蠻教育，然而我與一切同學，能養成勞動的精神，到如今不改。所得的知識也並不弱於今日受文明教育的學生。

□現在多數的公寓，實在是一「魔窟」是使青年男女，入於放縱，趨於墮落的「傳習所」。種種的現象，我真不忍詳說。住宅若近公寓，幾乎難得一時的安靜。外鄉的學生，到城市讀書，住在不良的公寓，簡直如同將白布送入染缸。

□我以為，學校全應設備足用的宿舍。否則，當由教育機關，限制該校招收外鄉的學生。

的額數。縱然有充足的宿舍，學校當局也不可專知「收學費，講義費以及其他種種的費」，更要注意學生的德育。要知，人家的兒女的前途，是交給你們了。警察檢查公寓，須當嚴於檢查小店。要知，小店固然容易窩藏小賊。學生所住的公寓，若不善良，極容易養成大盜。

□在我中國，無論甚麼事業，只要一經「官辦」必大糟特糟。明明是一種有大利的，反致大賠本。據我推斷，假若郵政與鹽務，將洋勢力，完全剷除，不但沒有盈餘，簡直，就要有鹽虧，郵虧。這並不是中國人，全要不得，是因為多數的中國人，一做了官，心就變黑了。

□韓非子說「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就是說，欲將一件事物辦理完善，須將全副的精神，用在這一件事上。可惜我中國政府用人，多不明此理，以致施行兼差的惡風。

□兼差的惡風，由清末起，到袁政府時代，一大普大一天。北伐成功之後，這種惡風，仍未停息。在易某的勢力正盛的日子，他的姑爺，竟兼差十三處之多，僅天津某局一處

，每月竟坐領紋銀一千兩。現在身兼六七處差的，一時更無暇詳說。他們既是人類，並不異於凡人。我不知他們有甚麼特長的精神，偏能兼籌并顧。

□有人說「兼差是人材問題。爲事擇人，不得不使他「能者多勞」，以便事成功舉」。我說「既是爲事擇人，必是非他不可。那麼，我見兼差最多的人，死亡之後，他兼的事務，並不發生「人亡政息」是甚麼道理。既是人材主義，能者多勞，他們當然能將事辦好了。那麼，中國事，爲甚麼又愈辦愈糟呢」。

□有人說「現在兼差並不兼薪，不過領「車馬費」以酬勞累而已」。我說「原來如此啊。那就不怪兼差的闊人，家中汽車成隊，肥馬成羣了」。

□法國首相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退職之後，兩袖清風。竟因無錢，欠下房租，經房主提起訴訟。他在歐戰時，捧持大權，威震數國，竟未撥下養生的費用，真比我國宋朝的名將曹彬，還加倍的糊塗。若再與民國以來的官吏相較，更足証他是一個傻小子。

□歐美的官吏，多是精於公務而昧於私謀。我中國的官吏，多是拙於盡職而巧於刮搜。就爲這種原因，所以於東北四省，入了日本的掌握，溧東國土，也岌岌可危。內政民情

，更不堪問了。

□我以為，天下最可怕的，只是自己的女人。你若得罪了她，她能使你不死不活。歸終，你還得奴顏婢膝，親遞降書順表，心服口服。至於得罪了要人，我認為是一件小事。他們若不辨是非，至多也不過要你的命，給你一個痛快，而無需乎，再遞順表降書。到底，心也不服，口也不服。

□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孫是遜順）。又說「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中國現今，只是「言孫」的人多，而「危行」的人少。至於，能學甯武子的官僚，簡直沒有。不過多是如孔子所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的人。他們多是在平安的時候，不能行正道，處亂亡的日子，也不能守大節。

□「盡人事，聽天命」不是一句迷信話，正如「不問收穫，只問耕耘」不是一句虛妄語。因為，先盡人力而為，多半有如意的結果。至於成與不成，或好或不好，只有聽其自然而已。

□現今的青年學生，分爲兩派。一是癆病式的「呻吟」派。一是瘋顛式的「激烈」派。這兩種不良的現象的成因，不怪腦筋薄弱血氣未定的學生，而怪多數的當局，用人只重「文憑」，不查真偽。只問人情，不別賢愚。我以為，不倒「文憑制」的虛套，學生不能用心求學。不剷除「人情制」的惡風，學生不肯甘心求學。

□「文憑」不過是一張含有「魔性」的廢物。「實學」是一件具有「神力」的武器。

□中外的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發明家，大演說家，與一切偉大的人物中，百分之九十九，全不是大學畢業生。

□有真正技能的工人，對國家，是有益的。有名無實的大學畢業生，對國家是有百害無一利的。

□我是一個河北省的人。前幾年，因屢受某某省某某派的氣，恨不立時亡國。及至想起各租界所用的多數的中國巡捕，對待中國人的氣焰，我又惟恐中國亡了。

□我讀「漢人學得胡兒語，高據城頭罵漢人」兩句語，我奇怪，漢族爲甚麼，經過四五千年，屢遭外族的侵凌，居然還能苟活支持直到今日呢。

「中國的事，全壞於一些要人「包而不辦」。現在國民所希望的，就在他們能施行「辦而不包」。「包而不辦」，必致因循誤事。「辦而不包」，纔能手到功成。

□我以為，我中國，民窮財盡，外患叢生，還不足憂慮。所可憂可慮的，是一些高據要津的要人中，少有能肩負國家大政的人。縱有一二彷彿能勵精圖治的要人，要負起責任來，又必有一些要人，因妒嫉之念，造作謠言而在暗中拆台。

□英國大儒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說「國家之最不幸，不在賢者居下位而無由升，而在不肖者居上位，而無由降」。這話正是中國現在的寫照。在這人民還沒有「罷免」權的時候，欲免去這種不幸，惟在政府能當機立斷，對一切不肖之輩，不分親疏，實行罷免，以解人民的痛苦，而救國家的危亡。

□目下我中國的知識分子，張口就說「要合乎時代」。依我的糊塗思想，須「要合乎良心」。因為若只求合乎時代，而不問良心，就如娼妓，只知對時髦的衣飾上用功，以便討人的歡喜，而求淫業的發達。

□中國的「要人」中，有許多是「可要可不要」的。有許多是「要不得」的。更有許多

是「萬不可要」的。

□報載，北平市政府議定，所屬各機關職員，此後須穿長袍馬褂。詳細定章，我雖不得而知，我實在覺得是一件提倡國貨的好消息。凡事若能先由官吏做起，百姓自必「願步後塵」。

□人的一生活，只是在「奔忙」，「恐懼」與「希望」中過日子。至於「安逸」，「快樂」與「滿意」不過是例外的事。總而言之，是樂不抵苦。

□「希望」是維持人生的。牠雖無形無像，可是牠的「潛勢力」極大。上自聖賢豪傑，下至匹夫匹婦，全都受牠的支配。有牠作主，你活着就有精神。牠若離開你，你生活就無趣味。

□「希望」是世界進化的「原動力」，是催人前進的「嗎啡針」。人之所以求學習藝，奔波勞碌，熙來攘往，爭名奪力，生兒養女，拜佛求神，以至於創主義，講學說，全是被希望所驅使的。

□希望，隨着人的年齡與體力而增進，也隨着人的年齡與體力而減退。青年男女，所以

活潑嬉樂，富於進取的心，並非因為他們全是天生的聖哲，是因為他們的希望，正在生長的期間。老年的男女，所以萎靡唐頹，富於退縮的心，也並非因為他們是天生的混蛋，是因為他們的希望，正到衰殘的時候。所以誰也不應當譏評誰。

人生如同登山。平均，以生活六十年計算，前三十年是走上坡路。後三十年是走下坡路。所以三十歲以前，覺着時間過得慢。三十歲以後，覺着光陰過得快。

孔子所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而立」與「不惑」兩樣稱謂，是極有意思。再用登山作比方，三十以前，一步高一步，見識也一步廣一步。到了三十，如同達到絕頂，喘過氣來，身體纔能直立。到了四十，如同將下了絕頂，登山的情形，與所見的景物，也閱歷過了。人若將登山的事向他陳述，無論如何玄妙，再也騙不了他了。

人生如同草木。須經過一種，「發芽，猛長，成熟與枯萎」的階段。

人的一生，如同四季。由初生到二十是春。由二十到四十是夏。由四十到六十是秋。由六十到八十是冬。春種，夏耘，秋收，冬藏。平均起來，人只能活三個季而已。

人生最快樂的，就是孩提時代。不過這種快樂，當時覺不出來。愈往前活，愈增後悔

。可是只能老了，不能小了。

□人生，當學生的時候，想當孩子的時候。當教員的時候，想當學生的時候。當爸爸當媽媽的時候，想當兒子當女兒的時候。當老頭兒當老太婆的時候，又想當小夥子當大姑娘的時候。向回裏想，彷彿食橄欖。向以後想，如同嚼臘頭。

□欲望是隨著知識而增長的。知識愈大，欲望愈多。煩惱愈甚。所以我曾對某女學校的學生說「你們的享用，固然是村姑鄉女所夢想不到的，可是你們所感覺的痛苦，也是她們所夢想不到的」。

□在白種人未到非洲之先，非洲人並無「需要」。自白種人到了以後，非洲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加。可見物質文明是使人感覺「缺乏」的。

□自從世界發明文字以來，人生就減少了許多快樂。自從有書籍以來，人生就增了無數苦惱。據說，倉頡造字而鬼夜哭，谷騰堡 Gutenberg 發明印機而妖爭辯。這雖是近於怪誕的老話，然而實在是古人的先見之明。

□鄉裏的人，環境簡單，「誘惑力」小，所以快樂多而煩惱少。城市中人「環境複雜，

誘惑力大，所以快樂少而煩惱多。

□城市是惡魔製造廠，是毀人爐，是使人脫離自然生活而入於機械生活的誘惑所。城市愈大，罪孽愈多。城市愈繁華，人格愈墜落。人口愈多，人心愈狠。

□物質文明，僅能增加少數人的「便利」，不能增加多數人的幸福。只能誘人努力謀財，不能使人安分知足。

□物質文明，是專爲使富貴人的生活，更加舒適安逸。使貧賤人的生活，更覺悲傷苦悶。

□社會中，將人類分爲階級，只以有錢與無錢而定，並不注意於有德無德，這實在是一件可嘆的事。

□馬桶擺在供桌上，仍是馬桶。便壺放在寶座裏，終是便壺。正如小人，雖居高位，到底，不能去淨惡味而化爲君子。

□小婆子，在需要的時候裝病，或能得老爺的愛憐。要人，在國難當前的日子，托病辭職，只能招國民的恨惡。

武人騙人，只能騙鄉愚。文人騙人，且能騙學者。武人爲害是一時的，至大不過亡國。文人爲害人是長久的，至甚，足可滅種。

下級人員的正邪好壞，全是上級人員養成的。你若喜歡納諫，他們就能盡忠言。你若喜歡恭維，他們就能獻諛詞。總而言之，你若好談嫖賭經，他們決不敢向你說忠烈傳。

對內，要學日本人。對外，也要學日本人。對內若能團結一氣，兵精械足，對外就可以橫行逆施，不顧一切。要知本國人，全是同氣連枝，休戚相關，只要開誠布公，終無不可解之仇。國際間，盡是勢同冰炭，欺軟怕硬，雖是唇齒之邦，也必要嚴防密備。

常人，不講信用，決交不着良友。官吏不講信用，決遇不着良民。

愈精巧之物，愈不能耐久。愈精明的人，愈不能發達。

一時之譽易得。千載之名難求。常人，願得一時之譽。聖賢，願立千載之名。不重一時之譽，不惜千載之名的，只可稱之爲「行尸，走肉」。

君子得勢，所行所爲，怕得罪小民。小人得勢，所行所爲，怕得罪上官。

□不要輕視人，要知一山村夫鄉女，也能知道許多你所不知的事，也能給你一個你所夢想不到的教訓。

□我中國多數人的大毛病，據我看，只有四樣。一，私心太重。二，苟且圖存。三，不顧公安。四，隨地吐痰。

□爲所欲爲，不是真正的自由。爲所當爲，纔是真正的自由。

□國家最要的職務，是限制國民的野蠻自由。我國之所以國弱民貧，不得安靜，全是因政府軟弱，不能限制少數有勢力者的野蠻自由。

□一國的法律，若只能爲小民的繩索而不能爲大員的羈絆，那一國只有日入於滅亡之途。我國近二三年，所發覺的幾件貪污大案中的主謀者，全都逍遙法外，安享幸福。何怪效尤者，層出不窮。又何怪小民恨天怨地。更何怪外人譏我爲無組織的國家。

□在我中國，嚴辦小盜的人，多是逼迫良民爲盜的「大盜」。重懲賭徒的人，多是導引良民賭博的「賭魁」。嚴辦烟犯的人，多是誘惑良民販烟的「烟土大王」。

□你若能立志永不爲惡，世上就少了一個壞人。你若能勸人永不爲惡，世上又多了一個

好人。

□人的一生活，只用「出入」兩個字，就可以包括了。譬如，吃喝是入，拉撒是出。死是入，生是出。娶是入，嫁是出。受是入，施是出。一出一入，循環不停，直到入土為止。因為人的來源，也是由「出入」而起的，所以一生就辦「出入」的事。不但人是如此，一切動植的一生，也不能脫開「出入」的輪迴。

□人的一生活，也可以說是「搗亂」。求學習藝，娶妻嫁女，養生送死，奔波勞碌，東往西來，你恭我敬，你爭我奪，爾詐我虞，鉤心鬥角，爭權攘利，吃喝嫖賭，送往迎來，悲歡離合，殺人放火，姦淫竊盜，念佛燒香，等等一切，一切等等，總而言之，統而論之，也不過是「搗亂」而已。

□世界上的擾亂，不是無衣無食的貧賤之人所釀起來的，是少數既富且貴，穿不了吃不了而偏不知足不知止的混蛋們釀起來的。

□新生活運動，須先剷除一切「因襲而成舊惡習」，須先打倒一切「盲從而得的新毛病」。

□新生活運動，須先罷免一切「尸位素餐的舊官僚」，須先嚴辦一切「欺師滅祖的新聖人」。

□新生活運動，須先由官吏作起，先由官吏以身作則，認真實行。不可僅認爲是「等因奉此」的公事。更不可將「開會演說，通電響應」，卽認爲完事大吉。尤不可藉題呈報許多的開支，向政府索款而增人民的負擔，飽自己的私囊。

□不去貪婪的惡習，不除官僚的架子，不配施行新生活運動。乘坐一九三四年V式汽車的官僚政客與穿着二十五元一雙絲襪的太太小姐，不配高談新生活運動。

□前幾年冬天，平津提倡「清潔運動」彷彿是一件驚人的大事。其實，也不過是幾個身穿貂皮大驚的要人，由汽車裏走出來，扛起一把掃帚，隨着參加的民衆（？）出一出風頭。結果，官府多開一種報銷，使賣掃帚的，多得一點微利，與國與民，沒有一點益處。風頭出完。街巷之中，縱然成了糞坑尿池，那些要人，也不肯再加注意。因爲出一次風頭之後，公事算交代了。

□重形式，失精神。重外表，失內心。重虛僞，失真誠。

□ 中國的文官，自古以來，多是巧於營私，拙於奉公。中國的武將，近幾年來，多是勇於對內，怯於抗外。

□ 上求實，下認真。上求賢，下修德。上好貨，下貪利。上近色，下行淫。總而言之，上樛不正下樛歪。「歪」字就是由「不正」二字積起來的。

□ 以前，愚昧的人，以為拜佛求神，死後就可升天堂。現今，愚昧的人，以為仿學蘇俄，人生就可得幸福。其實，全是妄想胡猜。果有天堂，升天堂的，未必是拜佛求神的人。果成蘇俄，享幸福的，未必是老實安分的人。

□ 做官如同上梯子，須要步步踏穩，纔能避免跌落的危險。不可僅知向上爬。要知高處不是可以久戀之地。愈向高裏升，固然愈得拍馬屁的人，喝采助威。可是明白的旁觀者，未免就要譏你，只知進而不知退。正在洋洋得意的時候，或者就是噩運臨頭的日子。□ 人一做了官，地位立刻超出平民之上。如同在羣衆中一個身長體大的人。他的身軀愈高，愈為羣衆所注意。他的美醜肥瘦。一舉一動，愈不容易瞞過了羣衆的眼目。所以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做得官愈高，招得羞恥愈大。

□無權無勢的平民，庸庸碌碌，一生僅以「吃，喝，傳種」三件事爲目的。所以生而無聞，死而無名，與一切禽獸的一生，相差不多。留好名或留壞名，全不容易。惟獨做了官，就有了「流芳百代」或「遺臭萬年」的資格。

□做官的，若目光遠大，見解超俗，以公正的心，辦公共的事，就能流芳百代。若目光淺小，見解卑污，以偏私的心，辦公共的事，就必遺臭萬年。

□近二十幾年中，我中國死去的要人，十個之中有九個半以上，是遺臭萬年的。不過因他們，或餘威尚在，或子孫未絕，國民還不敢爲他們「鑄鐵像」就是了。他們若死有知，也當在九泉之下，愧悔痛哭。因爲他們當初執掌大權之日，若稍一轉變，未必不可流芳百世。

□爲惡，若能安享幸福，長生不死，未嘗不可爲惡。爲善，若必時遭苦惱，短命夭亡，人又何必爲善。世上所以勸人爲惡的少，勉人爲善的多，就是因爲，爲惡遲早終有惡報，爲善遲早必有善緣。

□俗語所說的「修橋補路雙瞎眼，橫行霸道有馬騎」僅是一句氣憤的激烈話，並不是爲

人的正常方針。要知子路所說的「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是亘古不變的座右銘。因爲「天」就是「自然之理，循環之道」，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並不是迷信之談。

□能辨別善惡正邪，纔是真知識。能通達人情物理，纔是真學問。若只求新奇，不問是非，縱然留學萬國，著書千卷，也不過是一個能言能寫的禽獸。

□對陰險的人，不必惱恨他。他自己就能在不知不覺之間，走入暗陰險的途徑裏，正如一個人蒙着眼向懸崖進行，他的前途，是可以預斷的。

□社會如同一個身體，一部分若感覺痛苦，也必要牽累全身，爲之不安。損人利己，彷彿是占了便宜，其實，正如剝肉補瘡。只看我國幾個害國殃民的軍閥，攪得人民不能安生，究竟他們能得到真正的逍遙快樂麼。

□近幾年來，有些報紙上，幾乎天天有摩登婦女乘人力車打天秤（翻車）的新聞。每逢記載，必要加上「兩足朝天」或「曲線畢露」等等的描寫。彷彿成了公文中的「等因奉此」。真令人莫名其妙。男子若翻了車，是否皆「雙腳踏地」或「直線深藏」。

□自從幾個學者，受了某國的利用，鼓吹「挑撥學說」以來，已經將我國的社會，攪得七零八落，你猜我疑，殺機潛動，後患無窮。現今他們又竭力倡導「廢除家庭」的邪說。不久必將，鬧得父子相仇，夫妻解體，同室操戈，枕席難安，人生一世，時時也過不着安寧的日子了。

□生在這個時代，又不幸又可幸。不幸，是精神上受盡千辛萬苦。可幸，是耳目間歷盡千奇百怪。

□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必能免憂。能「後天下之樂而樂」必能長樂。

□處治世，爲好人易。處亂世，爲好人難。處治世，生活容易，環境安和，縱然不去爲惡，也算不了一個好人。正如一個女子，衣食不缺，且日與一羣賢婦貞女同居，而能不賣淫，那還能稱她爲賢女麼。處亂世，生活艱難環境惡劣，偏要努力學好，纔真算一個好人。正如一個女子，衣食兩缺，且日與一羣娼妓蕩婦同處，而能清白自守，那纔配稱她爲貞女呢。

□貪名的人，不顧利。貪利的人，不顧名。貪名，雖爲古人所戒，我以爲，貪名的人，

容易改邪歸正，棄惡從善。

□身，可爲人「奴」。心，不可爲人奴。身雖爲人之奴。而心却不甘爲人之奴的人，可敬。身雖不爲人之奴。而心却甘爲人之奴的人，可憐。

□守舊的人，多崇拜神佛仙鬼。維新的人，多崇拜馬克思，列寧。崇拜前者，就被人譏爲迷信腐敗。崇拜後者，就被人尊爲進步文明。我以爲，只要有「崇拜」的心思與行爲，全含有幾分奴性。大丈夫只崇拜萬古不變的眞「理」，決不崇拜渺茫無憑的物，更不崇拜男女合造的人。

□讀書的人，纔知道讀書人的苦況。爲農的人，纔知道農人的苦況。做工的人，纔知道工人的苦況。爲商的人，纔知道商人的苦況。所以本行的人，描寫本行的苦況，纔能合乎實情。本行的人，謀求本行的幸福，纔能得着實在。外行的人，若要替他們描寫苦況或代他們謀求幸福，就是有野心，就是要包辦。

□我決不讀「普羅文學」。因爲我國作普羅文章的「作家」們，全是一些住高樓，乘汽車，擁美妻，吃大餐，夏天用電扇，冬季守電爐的資產階級。他們並未入過工廠，並未

到過鄉間，他們怎麼配能描寫工農的苦况呢。不過是利用「普羅」謀取某國的金錢，挑撥本國的階級鬥爭而已。

□對學問道德上，熱心追求，如同聞蘭桂，愈聞愈香。對富貴享樂上，熱心追求，如同聞尿糞，愈聞愈臭。

□英文短篇故事中，有一段記載一個小兒，一天讀書愈讀愈不會。他的母親問他是甚麼原因。他說「一個醬油瓶將我害了」。他的母親聽完，更覺莫明其妙。他說「我因你將那個東西，誤放在我的書棹上。我讀書時，不斷的有牠在我心裏擾亂我，我如何能讀得好」。可見讀書是最忌「分心」的。一個醬油瓶，還有那麼大的牽引力，何況比醬油瓶更有魔力的呢。

□現今多數的青年，所以不能安心求學，不全是他們不知要強。是因為薄弱的心靈，抵不住強大的誘惑。在學校以外，有種種動人情慾的娛樂。在學校以內，又常有花技招展的女生。他們既是血肉之軀，焉能不受影響。

□我並非「以小人度君子」。我也非「是古非今，生今返古」。我用半生的經驗立論，

我總認，以前「男女有別」是防「亂」的辦法。我總認，現今「男女合校」，是引「亂」的行爲。這類例子，不但在我中國，造成許多的惡因，甚至在新大陸，也露出不良的現象。

「某」學者」著書立說，鼓吹共產，經政府捉住，要宣布死刑。就有一些名人，出頭爲他呼冤說，他是一個學者，若殺了他，是不合人道。然而被學者蠱惑而加入共黨的小卒，若被判處死刑，竟無一隻狗替他們出頭辯護。學者無罪，小卒該死。嚴辦主謀，就不合人道，誅殺從犯，就合乎法理，這種不平，是甚麼道理。我勸名人們，捫着良心想一想。常知有名的學者是父母養的，無名的小卒也是父母生的。

「三一八」喪命的男女學生，據我詳細調查，全是品行端正，勤苦好學的。可見任何示威運動或請願遊行，凡被列在前邊的，全是一些老實忠誠的人。正在他們奮勇爭前的當兒，那些操縱發令且大得實利之輩，早已跑到秘密之處，分贓去了。

「以前的婚姻，多是成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言兩語，一紙庚帖」。可是夫妻之間，也未見怎麼苦惱，並且多是「如膠似漆，白首偕老」。現今的婚姻，多是成於

「親選自擇，直接商定」，「試而又驗，立約定盟」，可是也未見如何快活。並且多是「你疑我防，中途仳離」。

□以前，買賣房產，典當地畝，只憑中人說和，立定白字一張。雙方各守信用，不必經官過府。現今雖經種種手續，樣樣定章，條條登記，藍圖白圖，也未必能準免糾葛。可見，人事縱然按科學方法，條分縷析，依合理的定章，防前慮後，只能增加紛擾而已，只能使人多研求種種應付的方法而已。

□手續愈多，所生的麻煩愈多。防範的方法愈精密，作奸犯科的手術愈奇巧。

□我的朋友某君，在某大學出版部，寄售幾冊書。算賬回來，對我說「我因得了幾元錢，將來我非早死幾年不可。我收回了五元錢，經了三個「股」，走了幾千步，着了許多急，出了滿身汗。我若再往該處寄賣書，我非得「腦充血」不可。」我說「你還未到東城某大醫院診過病呢。你若前往求診一次，你立刻就得住瘋人院。因為他們那種種「合乎科學」的手續，登時就能將你氣瘋了」

□據現今許多書報的記載，以前的人類，不是人類。以前的生活，不是生活。以前的男

女，不是男女。以前的夫妻，不是夫妻。以前的社會，不是社會。以前的國家，不是國家。以前的幸福，不是幸福。以前的學問，不是學問。以前的藝術，不是藝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簡直，乾脆，古人全是極品的混蛋。今人——尤其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人——全是超等的聖人。

□有求學養志的機會而偏不肯讀書用功，是目下我中國多數青年的大毛病。有立名為善的機會而偏要倒行逆施，是現在我中國多數要人的致命傷。一是貪一時的逸樂，誤了前途的幸福。一是求一時的私利，毀了千載的聲名。這兩種人的將來，只用「痛悔」兩字，就可以包括了。

□「改良」是個好名詞，然而須在「良」字上注意。「進步」是個好名詞，然而應在「步」字上留神。

□無論甚麼國體，若使安分守己的良善之人，無法苟活，使奸險邪惡的僭越之輩，高車駟馬，土地雖大，人民雖衆，出產雖多，也必日趨於國亡民絕。

□現今人民所求的不是「高升到三十四層的天堂，而是莫再入十九層的地獄」。不是想

「在世界強國間並駕齊驅」，而是求「再勿失長城內一片國土」。

□我用種種的方法偵查，我敢預斷，現今喊嚷「環境不良」的人，將來若得着勢力，所造的環境，必更加倍的不良。現今高唱「解放婦女」的人，將來若得着權威，所解放的婦女，決不是賢德的婦女。

□求治的善法，誅殺千個盜匪，不如罷免一個貪官。

□俗語說「理直氣壯，理虧氣餒」。「理」就是「良心」。氣所以壯，是因為有良心作護符。氣所以餒，是因失了良心的援助。

□得人民的愛助者，雖弱必興。失人民之愛助者，雖強必亡。我國歷史中，這種先例極多。入民國以來，這種例子，更特別的顯著。

□「貪」字是人生的大敵。萬般罪惡，多是因「貪」之一念而起的。種種苦惱，也多是「貪」之一念而生的。

□真能對外的軍人，決不肯對老百姓發橫。專能對老百姓發橫的軍人，必不能對外。

□宋朝立功最大的名將曹彬，在冬季不忍拆修牆壁，因為是恐怕傷害了裏邊的蟄蟲。美

國內戰時的南軍司令李將軍 Gen Robert Lee 行軍不忍踐踏田間的鳥巢。他們能對無罪無辜的小物，還有不忍加害之心，所以他們纔能對真正的強敵，有爭殺的勇氣。因為戰爭的原義，就是「抑強扶弱」的。

□去年夏天某日，我在東華門一個小飯館吃飯，忽聽外邊，汽車吼叫和狗哀號的聲音。又聽有人說「軋死了，軋死了」。少時進來一個兇威的軍人，笑着坐下。我出門一看，見一隻將死的狗，還在一輛汽車的輪下壓着呢。並且知道那位軍人，就是兇手。我轉頭對他說「你將車再倒開一步，那隻狗或可以活了」。他怒目橫眉，怪我多管閑事。及至他不得已，挪開車之後，那狗早已喪了命了。這事雖小，可以見大。在這連年內爭之間，老百姓死得不如那隻狗的，還不知有多少呢。

□軍人是國家的干城。不是私人的鷹犬。警察是民衆的護衛，不是私人的家奴。前幾年，某派當權之日，許多上級官長，進胡同，竟用衛兵站汽車，守審門。他們的太太遊市場，竟用軍警抱孩子，携東西。這全是輕蔑軍警的職責，不明白國家設立軍警的意義。因為這種緣故，所以纔養成不良的軍隊，纔發生爲私人戰爭的內亂。

□據報載北平將要建立「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我以為，這是自民國成立以來，最有價值，最當建立的紀念物。因為這些陣亡將士，纔是真正有功於國，有功於民的英雄豪傑。至於某某軍閥以前所立的陣亡將士墓或碑，不過是哄騙他們部下的傻小子們，爲他們賣命的「誘惑物」而已，不過是他損陰喪德的「紀念品」而已。

□軍人，能佔領本國幾省土地，不算光榮。若失去本國一寸之地，纔是羞恥。

□一國之興隆，是少數要人的功勳。小民不能分功。一國的衰亡，也是少數要人的過失。小民不能担過。國有亡於內亂的，然而內亂，也是少數的要人逼起來的。國有亡於外寇的，然而外寇，也是少數的要人招進來的。無論國興國亡，小民沒有興亡的責任可負。

□一國之中，少數的要人，若存「公心」，國就可興，多數的小民，也就隨着享安樂。少數的要人，若懷「私意」，國就必亡，多數的小民，也就隨着受痛苦。

□有人問我「共產黨若得了勢，能不能統一中國」。我說「共黨的詳細情形，我不得而知。然而據報載，他們那嗜殺的舉動，決沒有成功的可能。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殺本來就大失人心，何況他們，鬧到如今，未殺得一個著名的軍閥貪吏，而專

以無權勢的人民，爲示威的犧牲呢」。

□淮南子上說「猛獸不羣，鷲鳥不雙」。英國俗話說「豬羊羣處，能虎獨遊」。我以爲，生成一把男子骨頭，也當特立獨行，超脫於羣衆之外。凍死也好，餓死也可，決不可加入甚麼「派」或甚麼「系」。

□「其性與人殊」一句批評人的話，人全以爲是恥辱。我以爲「殊」不過是「差別，不同」，並無避忌的必要。不過，爲人應與惡人殊，與小人殊。要與善人同，與君子同。□作文寫字，意到筆隨，寫將下去。不必拘守成法，不必顧及體式。只要令人看得懂，使人認得出，就可說是文，就可說是字。何必效襲古人，更何必學步今人。

□作文之法，多讀古人的好文章。寫字之法，多看古人的好碑帖。不必成心仿學，不要勞神刻摹。隨時瀏覽，遇機考究。經得多，見得廣，自能下筆不俗。

□「文章軌範」那部書，將名文分爲「放膽文，小心文」已經是多此一舉。「作文百法」將文又別爲「一字立骨，反正相生，題前着筆，對面寫景」等等，更是畫蛇添足。依法讀作，只能使人陷入歧途，披枷帶鎖，矯揉造作，掩閉靈機，不合自然。

□我勸我的學生某甲，多讀古人的文章，少看今人的作品。他說「古文思想陳舊，不合現代潮流」。我說「文章只論香臭好壞，不論今文古文。文章含有道德勸戒的成分，就是香的，就是好的。文章含有淫邪挑撥的成分，就是臭的，就是壞的。譬如珠玉在古時是寶物，現今仍不失為珍品。古時的瓦礫是棄材，現在仍然是廢料。更要知，古時的狗屎雖臭，若以臭的程度而論，還抵不住新狗屎呢」。

□古人的臭文章壞文章，多經不起後人的淘汰，而滅絕了。所餘下的，香的多，臭的少，好的多，壞的少，所以可讀。今人的臭文章壞文章，還在「災棗禍梨」的期間，「大行其道」的日子，「無人敢惹」的當兒，「層出不窮」的時候，所以不可讀。

□對於字，我最愛「草書」。對於畫，我最愛「寫意」。至於「小楷」，「工筆」，我以為彷彿是塗脂抹粉的鄉女村婦。遠看無神，近觀無韻。愈端相，愈不耐端相。

□去年報上的廣告，有「一九三三的大衣」與「一九三三的汽車」，以及「一九三三的這個那個，已經鬧得頭昏眼花。現在居然又登甚麼一九三三的文學，一九三三的小說。更令人不知所謂。莫非說，文學也是如同女人的衣飾或富人的用器，專在「新」字上追求

麼。要知，在一九三三的東西，到一九三四就不時興了。竭力求新，反要落後。這豈不是「庸人自擾」。

口在專制時代，若不用在位的帝王的「年號」就是「不奉正朔」。不奉正朔，就是謀反叛逆的亂臣賊子。中華民國，既是全中國的人，所公同愛護的祖國，既然還未滅亡，凡我中華民國的人，若非入了外國籍，說話，作文，紀事，就當用「中華民國紀年」。否則就是自認不是中國人

口近幾年來，我中國，不知爲何，出了一些立異標奇的皮毛洋化之輩，或說話或作文，竟妄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紀年。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他們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新人物。他們口唱打倒宗教而濫用耶穌的紀元，豈不是自起矛盾。

口現今的新人物所說的「公歷」（或公元），就是前幾年所稱的「西歷」（或西元）。因爲他們以爲中國人，若不與外國人同化，若不隨在外國人的屁股後邊跑，就要亡國滅種，所以就改用西歷紀年。又因爲直用西歷二字，怪不好意思，就改稱之爲公歷，（或公元）了。

□西歷（或西元）雖是按耶穌降生之年計算，但是因爲那時，計算得不精或傳說的不確，竟將耶穌生後的第五年作爲元年。（那時正當我國漢平帝元始元年。其時耶穌實在是生於四年前，正當我國漢哀帝建平三年。）後來雖查出錯誤，怎奈因爲沿用已久，只好錯下來了。當初，只有奉耶穌教的國，用耶穌紀元。以後不奉耶穌的國，因爲自己沒有相當的紀年的方法，也隨着濫用起來。甚至，打倒宗教的蘇俄，也牢守不改。

□西歷算到如今，不過是僅僅的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所以西人若紀耶穌未生以前的年分，就加上 B.C. 兩個字母，紀耶穌既生之後的年分，就加上 A.D. 兩個字母，以爲區別。B.C. 是英文 Before Christ 的減寫，是「耶穌以前」的意義。A.D. 是拉丁 Anno Domini 的減筆，是「我主之年」的意義。「主」就指「耶穌」而言。所以耶穌教徒中，老派的人，若寫「一九三四」，必寫「教主降世一千九百三十四年」。

□在前清光緒末年，有一些新人物，因不贊成用帝王的年號紀年，曾大開談論。儒教則主張用孔子，佛教又提倡用釋迦，回教又打算用穆聖。聚議許久，因爲全是一偏而不公，所以全未成立。自從我中華民國誕生，聯五族爲一，用民國紀年，不分彼此，是再

公平便利沒有的了。凡我中國人，若不以亡國奴自居，就應當遵用。

□我中華民國成立，僅僅二十三年。年數既不甚多，並不難記，並不難說。何必數典忘祖，自外生成，而用「一九三四」紀年呢。這種惡風，倡於幾個新聖人。盲從之輩，就起而效顰。這就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我常說「中國若想國強，必須剷除「泥古不化的老頑固」，必須推翻「見新就從的新聖人」。否則，中國必要亡在他們手裏」。

□有人指教我說「他們那些新文壇巨子，用「一九三幾」在他們的作品後邊，是爲使洋人，或讀或譯的時候，容易算記脫稿的年月」。我說「洋人有讀譯中國經史，詩歌，小說的，然而全是的年代久遠，淘汰所餘的爲主。少有讀譯現代作品的。縱有讀譯一二種的，也不過是要明瞭中國的新聖人，對他們外國人，效顰學步，到了甚麼程度了。要知，我國多數的新文壇巨子的產物，也不過是外國人的——尤其俄國人的——屁渣而已。

□新聖人們，用西元（或公元）記述他們的家譜或他們的言行錄，原無不可。最可恨的是將古時的中國人的事蹟，也竟用西元合算。類如「武則天稱帝，在公元六九〇年」以

及「韓世忠生於公元一〇八九年」等等的惡例。固然容易計算，可是不別朝代，不分唐宋了。我教英文，遇着外國的偉人，必先告明學生，那偉人生的時候，是當我國甚麼時候，以便中西對照，容易考究。

□人在貧賤的時候，若不能安分守己，到富貴的日子，必定禍國殃民。追查幾個已死與未死的軍閥的身世，就可證明他們那「罵名千載」的成績，全是自幼養成的。

□物質文明，只能增少數人享樂的範圍，減少多數人生活的安寧。僅以汽車而論，究竟有多少人，能得着牠的利益。自有汽車以來，路上的行人，增了許多危險，肺中吸了無量的毒塵，耳內受了屢屢的震動。

□美國，以汽車的輛數而論，占全世界第一。可是每年被汽車撞死的人數，也占全世界第一。現在，造汽車的人，仍然不止的研究速率的增加。將來人類，死於汽車的，必較死於瘟疫，刀兵，水火，疾病的，日增月添，而歲加多。窮苦的小民，一出門，就得預先留下「遺囑」處分後事。並須在身上寫名姓住址，以便家人領尸。

□物質文明，本可增人類的便利。可惜人心日惡，偏將與人有益的發明，變爲殺人的利

器。譬如飛機，原可增加人類輸運的範圍，減少旅行的時日。然而狠心的人，竟將飛機用爲轟城滅敵的東西。使無辜人民，添了一種「正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危險。

口歐美的人說「人是能笑的動物」，「人是能用器的動物」，「人是能羣的動物」與「人是政治的動物」。其實，以上幾樣特點，在別的動物中，也有能表現出來的，不必詳說。我以爲，人不過是「能進步改良」的動物而已。譬如，一萬年前的甚麼鳥築甚麼樣的巢，吃甚麼物。甚麼獸掘甚麼樣的洞，吃甚麼食。到一萬年後，牠們也必不能有改變的思想。人類獨能變古易常，對衣食住行四件事，永是研究改革的。

口人類。因爲能知「進步改良」，人類的苦惱，也就因此而增。別的動物，因爲不知進步改良，牠們的苦惱，也就因此而減。我終以爲「茹毛飲血，穴居野處」那時代的人，較這二十世紀的人，多有快樂。

口直木纔可以作棟梁。直人始可以當大任。彎曲之木，只可成小器。邪曲之人，只可任微職。

口「聖人」不是如同「蘑菇」，經一陣雷雨之後，就能由土裏鑽出來的。也不是可以經

一班信徒或一系一派一黨的人，於短促的時間，所能捧起來的。

□「聖人」須有超凡脫俗的個性，有邁衆超羣的天才，有勤勉刻苦的修養，有博古通今的學識，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與精神。又須得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的輔佐與繼成之力。

□孔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在當日，也決無人肯將他們認爲聖人。並且他們，也曾屢受凌辱，大遭疑嫉。他們雖有極頂絕巔的個性，天才，修養，學識，道德與精神，假着他們的信徒，不能誠心誠意，團結一致，恪遵遺教而行，孔釋耶回的道理，也決不能流傳普遍。只因他們的信徒，能不違遺教，所行所爲，超凡脫俗，能不「宜真方，賣假藥」，所以能引起別人的推崇佩服，向往傾慕。歷年愈久，信仰的人愈多，深入人心，牢不可拔。「聖人」的榮名，遂成了他們的「專利」。可見，雖是天生的聖人，若非有好的信徒，也不過是「曇花一現」，「人亡道息」而已。

□自從新文學興起，「文聖」，「文壇健將」與「作家」鑽出來不知多少。自從白話詩走運，「詩聖」，「詩哲」，與「詩人」鑽出不知多少。自從天足受歡迎，「美人」鑽

出來更不知多少。古人成名難。今人得名易。我替古人叫屈。我替今人慶幸。

□有人問我，甚麼是「個性」。我說「按心理學，人全有一個特異與人不同的性質。這不同的性質，就叫「個性」。不但人有「個性」，甚至除了人以外的動物，也全有個性。」「個性」有善惡邪正直曲之分。人若能牢守善的正的直的個性，就是君子。人若堅持惡的邪的曲的個性，就是小人。

□呂氏春秋說「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不可奪其赤」。任子說「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於陵子說「良金百鍛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這「不可奪」，「不失」，或「不涅」的特點，就是「個性」。大丈夫，當學「石之堅，丹之赤，水之濕，火之熱，金之重，玉之潔」。

□我對學生講英文文法裏的「物質名詞」說「物，分之於極微極細，而仍不失原名的就是。譬如「木」可以做成棹椅。你若由其中任何部分，取下一塊，就不能稱所取下來的為棹椅，而得稱之為「木」。「紙」可以製為書報。你由其中任何部分，撕下一方，就

不能稱所撕下來的爲書報，仍須呼之爲「紙」。「木」與「紙」二字，就是物質名詞。我以爲「男子」也應如物質，任經如何改造，也不失原名原性。

□「個性」是「爲人」的資格。人若沒有個性，不但不配稱之爲「人」，簡直，是有愧於「物」。

□不但爲人應當有「個性」，作文寫字，也當有「個性」，沒有個性的文，縱然作得好，也不能成名。沒有個性的字，縱然寫得精，也不能傳世。

□文章與書法，決不可隨着人的鼻孔出氣。不可專一的婢學夫人。固然，在初學乍練的時候，須以一二名家爲模範，然而到了相近的程度，必須衝出範圍去。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蘇（洵，軾，轍）王安石，曾鞏，所以能經人公認爲唐宋八大文家，就是因爲各有「個性」。老蘇，大蘇，小蘇，雖是父子兄弟，而文章的氣派，各具特點。他們八位，雖各有所宗學，各有所摹仿，而能跳出墻垣，使所得者與已同化，不露偷竊的痕跡。

□作文寫字，須自成一家。欲自成一家，不可專學一人或一派。否則縱然學得一絲不差

，也不過成了一人一派的奴隸。受了麻醉，終生不能表顯個性。

教育的目的，是為發展良好正大的「個性」，消滅惡劣邪曲的「個性」。

人身如同鐘表。四肢五官五臟六腑，正如鐘表內外的機件。命，正如鐘表的主要機關（發條）。人吃喝，如同鐘表須「上絃」，人得病，如同鐘表須擦油泥。人死，如同鐘表斷了發條。不過鐘表的發條，還可以接，可以換。人的發條一壞，只有「完事大吉」。市上可以尋得到二百年前的鐘表，然而找不着二百年前的男女。

「人無百年身，枉作千年計」一句俗語，是極應牢記在心的。人若能時時想到這句話，世界上就能風平浪靜，家給人足。

「不必「怕餓死」。你守定正道而行，看看餓死餓不死。不必「羨富貴」。你妄行險路而求，看看有禍沒有禍。

前年，我由小市上，買了一個牙製的骷髏，到今日還擺在書棹上。我對牠敬如師長，尊若神聖。我每逢因貧賤着急，我就看一看牠。想一二十年後，我的本像也不過同牠一樣，我何必貪求。我每逢因憤怒恨人，我就看一看牠。想到一二十年後，他的本像也不

過同牠一樣，我何必煩惱。

□以書法而論，專以滿清說，王鐸學柳，劉鏞與何紹基學顏。然而人不能稱王的字爲柳，不能呼劉字何字爲顏。必說「這是王，是劉，是何」。朱家寶學黃，雖學得升堂入室，而仍不過是黃庭堅的忠僕，不能取消奴籍，被人稱之爲「朱」。錢南園學顏，露的形跡雖多，然而所以傳，是因爲人格，並不是因爲書法。

□將文章作好了，或把字寫好了，雖不署名，而能令人一見，就認出是誰的文，是誰的字，那纔算到了「名家」的程度。不但文字與字是這樣，一切藝術，若想成名，也當如此。

□文章或一切藝術，縱然好到絕頂，也須用「人格」作護衛，作先鋒，纔能經人寶愛，傳流久遠。曹掇，秦檜，嚴嵩等人，全是文章能手，書法大家。他們並非不愛作文，不寫好字，然而竟不能流傳的原因，全是被當時或後世的人毀滅了。王安石雖被一些學者所恨惡，他的文章竟能傳流至今。原因是他那頑固不肯隨和的「個性」，至死不改，他的文章，又非三蘇所及。

□現在，我最以為可憂的是，我國與古時相較，事事物物，無不「退步」。僅以「人」而論，所謂「好人」也好不及古人。所謂「壞人」，也壞不過古人。現今，在我國壞的「要人」中，若尋一個像曹孟德的，竟尋不到。縱有一二要學他的，又沒有他的學識。有人將已死的某總統比曹孟德。我當時大加反駁，說「他那一點配」。

□文章本是自由的。是一時興到，隨手記出來的，不必分析甚麼派別。可恨我國現在所自命為文壇健將之輩，竟吃洋人的屁灰，將文又分為甚麼「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尤奇怪的是「未來主義」。愈分愈亂，令人或讀或作，全要加上桎梏。

□現在的人心，慢慢全要變成「虛，浮，躁，僞，陰，狠，險，毒」。所以製造的東西，也漸漸表現這種惡劣的現象。再求堅實耐久，是妄想了。我看拆毀北平東安門的石橋與宣武門的壘城時，所費的力氣與時間，知道古人做事，全有萬年的計畫。

□我想現在若將故宮裏的三大殿拆成平地，所用的時間，比建築九大殿的時間還要多。拆毀若反比建築還費力。那麼，耐久不耐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乍到北京讀書時，北京各商店，並無華麗的門面與輝煌的電燈。然而內部是充實的

。舖夥的穿戴，簡陋樸素。可是日有存蓄。現在商店的門面，只求壯觀，舖夥的衣履只求漂亮，也不過是應了俗語所說的「驢糞球兒，外面光」。

□去年年底，有人送我十匣點心，五匣掛麪。裝璜美不可言。堆積一齊，足達三尺之高。及至打開瞻仰，點心不足一斤，并且難以入口。掛麪不足四兩，并且糟不可言。我對我的她說。「他們全在外表上注意了。這大概如同北平喪事所用的「餗餗棹子」欺人騙鬼，根本就不是爲「吃」的」。

□用文治，可以立國。用武功，也可以立國。亘古以來，決沒有用騙術，可以立國的。用整舊之法，可以強國。用維新之法，也可以強國。決沒有整個販運外國的文化，可以強國的。

□某報登載某青年的來函，大意說，他生在不良的家庭，不能容身。處在污濁的社會，難謀職業。投入機械式的軍隊，度牛馬式的生活，受種種慘酷的待遇，前途黑暗異常……等等的話，並求指示明路。某報編輯，勸他存正大的志向，努力自修，做一個好軍人。某青年雖染了現在青年的毒，然而還怕誤入歧途，實在是可造之材。某編輯那種答

覆，實在是「因勢利導，對症下藥」。假若遇見野心的編輯，也必要隨某青年，大罵環境，未免就要將那位青年引入愁雲慘霧裏去了。

□某青年要知，不良的家庭，正是鼓勵有志者的興奮劑。自古以來的偉人，多是由不良的家庭，激迫起來的。不易謀求職業，是怨自己沒有真正的本領。真有本領的人，少有真餓死的。軍隊原是機械式的，原是牛馬式的，待遇原是慘酷的。不但中國的軍隊是如此，甚至目下「青年們，所認為天堂的蘇俄」的軍隊生活，也不能例外。俗語說「不經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威振環球的拿破崙，乍入軍隊時，也不是總司令。中國的名將，也多由小兵演進而成的。

□一個青年，若居家，就怨恨家庭。處社會，就怨恨社會，或到一處，就怨恨一處，我管保他一生也沒有成功的希望。不但不能有所作爲，簡直，心中一時也不能安寧。縱然將他送到他所羨慕的蘇俄，他也要喊革命。縱然將他送到天堂，他也要向下跳。

□我對我的學生某青年說「人處於不良的環境中，如同身落泥塘裏。決不可亂噉亂罵，或呼求救援。必要奮力爬出來，纔是好小子。若能在爬出之後，再設法將泥塘填平了，

纔是大英雄。

□世上種種的困難，決不是「少爺式」的人，所能戰勝的。世上種種的勞苦，也不是「少爺式」的人，所能忍受的。「少爺式」的人，縱然趕上「天雨金」，他也不願費力拾起來，他還恨上天不替他送到銀行裏去。縱然天上掉洋服，他還嫌式樣不摩登，顏色不如意。縱然天上掉麪包，他還嫌無菓醬缺黃油。這雖近乎笑談。然而現在一些「挑撥」性質的書報，多能將「大有後望的青年，練成這種少爺式的廢物」。

□英國格言說「平靜的海面，養不成精練的舟子」。我以為，安樂的境遇，造不成偉大的英雄。

□哈蘭德 J. G. Holland 說「上帝爲鳥造食，然決不送至其巢內」。他那話正是爲那種「怨天尤人，不知進取」的人說的。

□現今的青年，並非異於古時的青年。也非是甘心自願爭先恐後的跑入歧途。他們所以沉溺日深，是因爲沒有真正引導他們走入光明之路的人。並且一些受外人豢養或野心的「學者」，用種種釣餌，誘惑他們，猛力的向歧途裏盲行。我常說「現在若想爲一個好

青年，比當初修成一個神仙還難。

□青年正是不小不老的人，應當守定中道而行，不頑固，不趨新，順中正之路，謀求將來應世的學識。可惜他們多被兩種極端派的人——老頑固與新野化——害了。「老頑固」既不能對青年加以正當的指導，青年們遂不由得被「新野化」吸收了去。青年人如同魚鳥。新野化如同釣翁與獵者。老頑固就是驅魚上釣，驅鳥入網的人。

□有人問我「爲甚麼在前幾年的一些新聖人，現在竟被一些青年，譏爲落伍了」。我說「因爲那些新聖人，又多活了幾年，思想慢慢的入了軌道。並且回國的日子多，作的文也可以使人懂了。思想若入了軌道，作文若令人可懂，還不是落伍麼。」

□我中國現在的男女老少，所以不能相安共濟，是因爲守舊的太舊，維新的太新。雙方分道揚鑣，各趨極端，中間斷了連系。並且缺少不舊不新的一折中派「溝通新舊兩派的隔膜，調停兩派的偏見。」

□日本維新，在中國之前。可是日本的摩登男女，摩登的程度，遠在中國之後。日本到現在還不准演接吻的電影。我中國的摩登男女，在公衆的地點，就敢親嘴抱腰。日本

國民現今還主張「保留古代的遺風」，我中國摩登男女，竟提倡打倒舊日的倫理。日本的關員，尚肯乘坐電車，我中國官至司長，就以爲不乘汽車，是不合身分。何怪日本島民日強，何怪中華民族日弱。

□人說「星加坡是各種民族的展覽會」。我看我中國，僅就北平一處而言，是一個「新朝舊代的陳列所」北平有不知「民主共和」的鄉民，有高談社會主義的學者。有三寸金蓮的姑娘，有燙髮光腿的小姐。有講三從知四德的女子，有破倫常滅宗教的「密斯」。有十八世紀的土房，有立體式的洋樓。有康熙元年式的轎車，有一九三四式的汽車。甚至一個家庭的人口，以思想新舊而論，相差足有三百多年。

□用馬車與汽車作比方，足可證明中國守舊與維新的現象。守舊的人維新，纔達到馬車的程度。維新的人進化，已超過汽車的速率。一個太慢，一個快，中間「接不上氣」。

□有人問我，中國近幾年來，爲甚麼愈文明進步，愈見危亡。究竟有沒有補救的方法。我說「中國所以到了這般地步，是因爲一些有勢力的要人與學者，合着眼，昏着心，隨着洋人胡趨亂跑，跑進了泥塘。現在救亡之術，不是上前猛進。是睜開眼目，先在泥塘

裏，尋求一條出路。我以為「新生活運動」若不變成一種「例行公事」，就是最好的。一種尋求出路的方法。

□現在北平的當局，又要提倡舉行「大掃除」了。真是一件可歌頌的善政。不過，我以為，定期限日的大掃除，實在不如實施天天日日的「小掃除」。若僅在大掃除的特典上用心，恐怕就要學了四年前，北平的「清潔運動」。

□若欲使城市整潔，一切通衢大道，須由官吏督率清道夫，勤加工作。衢衢僻巷，須由官吏責成各住戶，每日認真掃除。若有一家門前，污穢不潔，就加以嚴重科罰。不可信靠自治的機關，總當由公僕（官也）時時注意。

□中國人中。有許多是不能自治的。非由官吏督催，認真巡視，決不能有良好的效果。僅以「清潔」而言，庚子年，洋兵分段治理北京，連貧窮的大雜院中的小孩子，也不敢在門前開「拉屎展覽會」。並且住戶，不論身分，若不將門前洒掃潔淨了，就有挨打受罰的羞辱。經洋老爺管教之後，果然達到了衛生的表現。

□我終以為，在我國未亡之前，由各住戶將門前，自加洒掃，較亡國後，由洋鬼子用皮

靴督催而施行清潔的運動，體面得多。

□使我大感痛苦的，就是中國多數的人，不講公德。我無論在任何城市居住，我每日必親身將臨近我的門口二三丈內，灑掃清淨了。然而常遇着街坊，任意的作踐，使孩子們，用爲廁所。我屢加勸導，他們多用「你管得着麼」一句回答。這種陋風，只有將來洋老爺，可以管得着。

□在中國——尤其是北平與天津——住雜院公寓旅館，實在能使講理的人，氣破了肚皮。你正要安寢，有人就大唱二簧。你方要合眼，有人就大打麻將。只顧他們的自由，不顧別人的安寧。他們竟認他們的舉動爲當然，你的干涉爲非禮。至於唱小曲，潑潑水，倒爐灰，光膀子，出怪聲，罵大街，還是小焉者。所以中國有一句話說「修八代，修一個好鄰居」。

□愈是公衆的所在，愈不能有個人的自由，更不可將「放肆」誤認爲自由。在公共的所在，任意自由，就是擾亂公安。在公共的所在，任意放肆，就是破壞秩序。

□茶樓飯館戲園以及一切娛樂場所，雖是尋樂開心的地點，然而不能自治，不知禮貌的

人，不當容他有放肆的可能。我中國有一部分人，專以爲在以上各處，擾亂公安，破壞秩序，爲光宗耀祖。你若稍加規勸，他必說「我是花了錢的。碍不着你，你不配過問」

■飯館是公共吃喝的地方，理應保持相當的安靜。若高聲談笑，足能擾亂大眾的神經。在外洋各國，進入這種地點，必低聲輕步，無異進入禮拜堂與神廟。這並非怯懦不敢自由，這正是重己敬人的君子之道。

■在飯館，高聲談笑，已經是失禮的蠻行，然而還有人喊破喉嚨，拼命似的猜拳，扯開嗓子歌唱。爲勸酒起見，小聲猜拳，還不失爲歡宴的一種方法。至於飯館之內，既非舞台，又非曠野，何必大顯腔調，高唱二簧。要知，正在你山嚷怪叫，聲震屋瓦之時，正是鄰座縐眉蹙額，掩耳心煩之候。你固然是「花了錢了」，別人也不是「免費來吃的」

■我在飯館用飯，菜將擺上，常見鄰座的飯客，在棹旁拍身上或腳上的灰塵。我將要取菜入口，鄰座的飯客，竟在棹旁大吐黃痰。前後有空地方有痰盂，他們竟不肯親帶玉趾，多行幾步。我每加干涉，所得的答語。總是「我也是花錢的。你管不着」。我想，中國民族道德之衰亡，多壞在「你管不着」一句話上。

在戲園劇場，喝采鼓掌，是爲鼓勵演員的。然而我中國有些人，竟將這種擾亂公安的舉動，擴張到電影院裏。我不知他是有甚麼目的。

開飯館的若想生意興隆，必須飯菜精美，價錢公道，房屋雅潔，器具整齊，伺應周到。一切設備，務要合乎衛生。不在乎刀杓亂響，山搖地動，狂喊助威。可惜北方一些飯館，皆以爲不如此，招不來財神顧客。不這樣，顯不出生意發達。

我每逢上一次飯館，出來之後，就覺耳中尚有吵嚷的恐怖，心許久不能定神。他們那些堂倌，每叫一個菜，必要大逞喉嚨，誇示聲音。每報一次賬，賬房先生，也必隨聲接喊。山曠怪叫，聾人耳鼓，刺人神經。我遍遊十幾省，只在北方——尤其是平津二處——纔見着這種擾人的惡例。

我雖是中國人，是北方人，我最愛吃南飯館，吃西餐。因爲無論客座多少，多麼忙亂，決聽不着堂倌在飯館練嗓子，更聽不着廚師用刀杓作音樂。

東安市場有一家飯館子，在開張不久，我曾去探險一次。飯菜粗劣，價錢奇昂。可是以能喊叫而論，足可名列全球第一。堂倌上下樓梯的聲音，足可使雷公，退避三舍。我

對他們的掌櫃說「請你們以後，多在菜飯上注意，不可僅在喊叫上研究。要知發財，不是由喊叫得來的」。現在那個「喊叫傳習所」早就關門大吉了。或者他們的老板，還以為是因爲喊叫得未到家呢。

□北平有幾家飯館，并不在飯菜上用心，反竭力搜羅噪音洪亮，善於嚷叫的堂倌，以便聲驚四座。這正與學校，不在功課和體育上注意，而專門禮聘幾名選手增光助威，濫出風頭，是一樣的離了正軌。

□前年我的朋友某甲，給我寫信，介紹兩位新到中國的美國人，請我招待。我請他們在東安市場某飯館用飯。他們吃到半途，即告辭而去。說「你們中國的菜真好吃，可惜我們的耳朵受不了」。

□孔子說「食不語……」。他並不是說，見了飯菜，就低頭猛吃，連話全不肯說。他是說，不可說不當說的話，不可任意喧嘩以免擾亂同座的人。外國不論，單以北平的洋飯店說，無論一個飯廳有幾十棹坐客，決沒有高聲談笑的。並且小孩也知注重公安，保守秩序，對於吃飯的禮儀，應當牢牢守「古化」並要仿學「洋化」。

□我中國人——尤其是闊人——對於宴會，多不肯按時出席。尤可恨者，是以爲到得愈晚，愈以爲光榮。到得愈早，愈認爲可恥。因爲自己端架子，使別人陪着耗光陰，這是何苦。現在我同朋友約定，有人約請宴會，要提前十五分鐘到場。寧可候主人，不令主人候客。

□十年前正在某派走運之日，某闊人在北平某外國飯店宴客。原定下午六點。九點客纔到齊。客氣寒暄一小時之久，然後讓座。讓至半個鐘頭，不能解決。將一座飯廳，幾乎變成豬市。飯店洋老板氣極，連息了三次電燈，他們纔入了軌道，鬧了一個不歡而散。洋老板遂發誓，再不接待中國人。

□中國固然是個「禮儀之邦」但是禮儀應「適可而止」。並且主人應預先用紅紙小條寫明諸客座次，以免爭執，而省光陰。

□西半球某國，當初曾用感化的方法，處治撞傷人物的開汽車的。將開汽車的與所撞傷的人物，關在一齊。使他看一看殘肢斷骨的慘狀，感化他的良心。豈知釋放之後，開汽車的仍不改草菅人命的惡性。可見感化之法，不是慎重人命之道。

在交通發達，車輛繁多的城市。行路的人，須前瞻後顧，時刻留意。橫穿街道時，更要詳看左右，不可低頭慢行而大邁四方之步。既有行人的便路，不必在馬路中，擺擺搖搖。

近幾年來，常常發生軍用汽車撞人毀物的消息。原因，多是開車的仗賴「軍用」二字，開足馬力，橫衝狂馳。軍事運輸，若在戰時，固當以速快爲是，以免遲誤軍機。拿破崙，因他的砲車出發晚了五分鐘，竟致一蹶不振。然而若在平時，爲慎重民命起見，軍用汽車，若緩開一點，也誤不了軍國大事，行路的小民，也就感德無涯了。

有勇將，決不能有弱兵。有賢父，決不能有逆子。有愛民的將官，決不能有擾民的士兵。正如有貞潔的婆母，決不能有賣淫的兒婦。

軍人是保衛國土的，不是對國民示威的。真正的良好軍人，對敵國要威如猛虎，對國民要柔若綿羊。如此，纔能使敵國畏服，纔能使國民愛護。

岳武穆所以能使金人破膽，背地裏，還稱他「岳爺爺」，就是因爲他專心對外，紀律嚴明。他所以得人民的信仰，就是因爲他的兵，能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某省的軍

隊，所以受敵人的輕蔑，受人民的恨怨，就是因爲一部分的官佐日兵，反逆岳飛之道而行。

「某省的軍隊駐在我的故鄉灤縣時，軍中，對老百姓，有一種歌謠『打是毆子，罵是麪。不打不罵，小米飯！』。軍隊行有行餉，駐有駐餉。百姓沒有直接供給的義務。他們的長官既明徵給養，他們又明擾居民。然而他們的司令，深居簡出，又焉能知道人民的痛苦。結果，少數的貪將劣兵，得了便宜，某司令担了惡名。然而他還不知道呢。

「耘田要除害苗。養馬須去害馬。治國治軍，以至辦學校，開工廠，設商店，也離不開這種原則。若將其中的壞的去了，纔能保全好的。否則就要應了俗語『一木朽壞一鍋』。

「民國元年十月，我入武昌陸軍學校充當教員。武漢一帶的人民，因曾受北兵騷擾，甚至見着北方人，全有憤恨之意。湖北駐防的旗人，因平日仗勢欺人之故，武昌起義時，不但將旗人殺盡誅絕，且連累一些不是旗人的北方人。那不怪武昌人無禮殘酷，是因爲少數的北兵與少數的旗人，種下了惡因，使無辜的北方人也受了連累。

□當一個要人，修墳地，建宗祠，不是光宗耀祖。做一個好人，不給乃祖乃宗招罵增羞，纔是真正的耀祖光宗。

□爲好人，只要一個良心。做惡人，須費千條妙計。

□青年人，多爲「將來」的事作夢。老年人，多爲「已過」的事後悔。中年人，不但爲將來的事作夢，又爲已過的事後悔。人之一生，也不過是作夢與後悔而已。若能將「眼前」的事，盡力而爲，就可以不爲「將來」作夢，也可以避免爲「已過」的後悔。

□合理和恆久的「生活目標」是「志向」。非理與變動的「生活目標」是「妄想」。也可以說，志向是「定見」。妄想是「作夢」。

□志向是專一的。妄想是複雜的。偉大的人，一生只能有一個志向，所以能成大功立大業。平凡的人，一生存無數的妄想，所以必多失敗少成功。

□志向如正路，只要一心一意的走去，雖途徑長遠，終必能達到目的。妄想如歧途，縱然東奔西馳而求，雖途徑短近，終必不能有所成就。我半生所以寸名未立，一事無成，就是因爲錯將「妄想」，當了「志向」。

□我曾求朋友將「寸名未立，一事無成」寫爲對聯，懸在我的寢室。有同學老友見了說「這對聯彷彿輓聯，你何必懸掛」。我說「我生與家庭無益，與社會無補，與國無功，與世無利。活着與死了，毫無分別。你說是輓聯，實在合情合理。我壽終之日，你若能將這八個字作輓聯，纔真是我的知己。假若你用「典型猶在」，「哲人其萎」或「老成凋謝」等等的詞句送帳子，那纔是罵我呢。

□爲人與立國相同。爲人只靠自己要強，不存損人利己的念頭。縱然發不了大財，做不了大官，然而也受不了大窮，招不了大禍。立國只靠整理內政，不做侵略的行爲。縱不能擴張領土，威鎮環球，然而也不致大遭慘敗，民亂國亡。

□爲人若到無人敢惹的程度，就是到了壽終的日子。立國若到無國敢惹的範圍，就是到了滅亡的時候。人爲日本人高興。我替日本人懷憂。勢不可作盡，篷不可扯滿。招白種人之嫉，事小。傷同種人的心，事大。

□貪人不能長富。貪國不能長強。人因貪而敗。國以貪而亡。

□獅虎，天性兇暴，殘生害命。然而種類，不能發達。牛羊，天性溫良，屢受摧殘。但

是子孫，日加繁殖。可見「強者榮華，弱者消滅」之說是不合「自然現象」的話。

□自然之理，是「抑強扶弱，獎善懲惡」。人若背逆自然之理，自逞聰明，自顯強橫，就是對自然革命。遲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我所說的自然淘汰，就是循環果報。

□自然之理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是「戒滿忌盈」的。高大的山與深長的河，尙且日漸縮小。人的壽命，既不如山河，就當不求有餘，力避盈滿。

□「強存弱亡」一句話，是擾亂世界的根源，是已過的。世界第一大戰的成因，是未來的，世界第二大戰的種籽。

□「階級鬥爭」的學說，是滅絕人類的預兆，是現今人類相仇的起點，是將來人類互殺的歸宿。

□人類的的不平等，是自然而然養成的，不是忽然改變的。正如高山因積土粒，深海因匯水點而成的。人既不能平山填海，也必不能使社會各階級化爲一律。更不利用一種學說，於一時之間，除淨階級的存在。

□古聖前賢，用「愚公移山」持久耐煩，和平穩妥的辦法，勸化世人的惡行。勸了幾千

年，尙未能達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邊際。今人竟想施用「揠苗助長」急迫躁猛，相仇互鬥的手段，強使人類的階級，於少時之間，化爲相等，豈不是徒勞妄想。

○人力縱能移山填海，也不過只能移只能填一小部分。歸終還是要「望山流汗，望洋興歎」，空耗氣力，達不到目的。那麼，利用「階級鬥爭，混合貧富」，縱能發生效力，也不過是「一部分」的，也不過是「一時」的。

○我爲己奮鬥二十餘年，到現在沒有半間的房產，並無一百元的存積。我豈不願向富者鬥爭，平均產業，平均勞逸。怎奈人事是複雜的。或貧或富或勞或逸，各有原因。決非是一「共」之後，就可以化爲一律的。要知學說終是學說，牠的勢力，決打不倒事實。○人類有富貴貧賤的階級，我以爲，正是鼓勵人自強上進的梯子。你若羨慕人的富貴，你就勉力向上攀登。若只坐在梯子底下，怨天尤人，夢想有人把你抱上去，那是徒勞妄想。你縱然將梯子打倒了，仍必有人將牠扶起來，再往上爬。

○世事就彷彿一個梯子。人生就如同爬梯子。在這梯子前後左右，你爭我擠，各不相容。若得到梯子的正面，就費力小而成功易。若得着反面或側面，就費力大而成功難。你

若爬不上去，只可怨你的心志不堅，腳根不穩，不能怪人推你擠你。

□勞資之間，並沒有甚麼分界。工人若勤儉耐勞，積有盈餘，也可以變成資本家。資本家若奢侈不節，怠惰放肆，也能降為工人。今日被人僱用，明日就能僱用人。我見這種的實例很多了，所以「勞、資」不過是個「有時間性」的名詞。

□人人罵資本家。人人罵官僚。但是，誰不願為資本家，誰不願為官僚。我只望慣罵資本家，慣罵官僚的人，一旦走了運，變成資本家的時候，若能為工人想。變成官僚的日子，若能為百姓想，就不致於再招人的罵了。

□勞資雖有貧富勞逸之分，實在是互做一件事。勞方出力，資方費心。勞心者獲利多，勞力者獲利少。無工人無資本家。無資本家。工人無工作。雙方應互相諒解，和衷共濟。和則兩利，仇則兩傷。萬不可容納第三者的誘惑，而苦待工人。萬不可聽信第三者的挑撥，而輕於罷工。要知第三者全是「管莊子」一流的人物。在兩虎相鬥之後，他就如願以償了。（註）管莊子，論語作卞莊子。

□中國並沒有真正的大資本家。商店與工廠裏的「財東」不過多是有錢而好事的土財主

。這種財主，又多是「少爺」式的。他們拿錢，只是捐「東家」的虛銜。得實利發大財的，還是他僱用的大小掌櫃的（或經理）。並且掌櫃經理，也多是由勞工進化而成的。縱有苦待工友之處，也是他們的設計。若將土財主認爲資本家，那就錯了。

■我是由學校出身的。我深知「學生頭兒」管學生，甚於校長教員。我入社會二十餘年的經驗，更使我知道，工頭管工人，甚於資本家。婦女管婦女，甚於壞男子。二房東對房客，甚於大房東。我也當過二房東，我對於催索租金，比大房東，還不客氣。可見「奴使奴，使死奴」與英文所說「弱者之間的專制，過於強者」兩句話是至理名言。

■朱熹說「肯爲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現在各國所以不安，中國所以不定，就是壞於「不肯爲別人想」的人太多。

■國際之間，甲國若肯爲乙國想，就不能侵略乙國的領土。一家之內，父子夫婦兄弟叔姪姊妹姑嫂，若肯互相爲別人（對方）想，就不能起家庭革命。社會之中，富貴貧賤老少尊卑，若肯爲別人想，就不能有階級鬥爭。

■肯爲別人想，就是孟子上所說的「不忍之心」。不肯爲別人想，就是詩經上說的「忍

心」。不忍之心是慈祥的。忍心是狠戾的。不忍之心就是「仁」。忍心就是「不仁」。仁就是「善」，不仁就是「惡」。

英文所說的 *Considering for Others* 就是「肯爲別人想」。所說的 *Commiserating Me* 就是「不忍之心」。可見洋聖洋賢，也是與中國的古聖先賢，同想到一條路上去。這種思想，若能普及人羣，世上就是天堂，用不着拜神佞佛，禱告天主，歌頌耶穌。自己的心，就是上天堂之路，就是入地獄之門，何必向外面去尋。

「天堂」與「地獄」兩個名詞，本是人造的，假定的名詞。可是人也能將世界造成實在的天堂地獄。自古以來，一些君子，就是造天堂的。一些小入，就是造地獄的。自我民國成立，人民日處於刀山劍樹確擣磨研之間，就是因爲造地獄的人太多。

良心就是上帝。背逆良心，就是得罪上帝。

俗語說「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心所以不驚，是因爲有「良心」從中作主。

據我多年的觀察，無論如何貧窮卑賤的人，全有發達的希望。惟獨好佔便宜的人，永

遠不能有發達的可能。因爲好佔便宜的人，是生就一身窮骨頭。他無論算計得如何精巧，到底還是「外面拾進來一升。家中反失了八斗」。

口精於算計別人，必疏於爲自己計算。人所最容受欺騙的時候，就是正在他用心欺騙人的日子。

口現今我國，是愈改愈壞，愈革愈糟。愈求進步，愈見退化。這種不良的結果，是因爲一些倡導改革的志士們，缺乏鑒別的能力，將我國原有的好的，全改革完了，又添上外國的壞的。壞上加壞，焉得不大壞特壞，怎能不大糟特糟。

口小學教科書的良否，關係人一生的成敗。在小學若打不好根基，入了中學大學，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我們將民國初年所編的小學教科書，與現今的小學教科書，加以比較，就可證明，教育爲甚麼日漸退化。

口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人材，是「知已知彼」的。若不先將真正知「己」的知識，灌入腦中，決不能追求真正知「彼」的學問。我國許多的留學生，回到中國之後，竟不能使中國得着他們的利益，就是因爲他們多能知彼，不能知己，對外國的事明白，對本國的事

模糊。

□日本的留學生，回國之後，仍不改國民性，仍是日本人。我國的留學生，回國之後，多失了國民性，多變成外國人。日本的留學生回國，多服務社會。中國的留學生回國，多鑽入官場。看一看現在我國的文職大員小員，有幾個不是掛着英美大學博士碩士的頭銜。

□我的學生某甲，爲將來沒有「出路」，大着其急。我對他說「你將眼前的功課，預備好了，將來自有出路。若只在吃喝玩樂上注意，僅在衣飾上講求，將來不但沒有出路，簡直，只有死路」。

□當初鄉間的人，賣去三畝田，可以造出一個秀才。現今鄉間的人，賣去三畝田，不足給兒子做一身洋服。當初造出一個秀才，至不濟，還可以慢慢的收回三畝田。現今造出一位學匪，多是把產業也光了，把兒子也毀了。

□城市中的人，向鄉間遷移，是國泰民安的現象。鄉間的人，向城市中移動，是民亂國危的兆頭。

□天下惟中國的百姓最老實，最怕官，最容易治。當權的人，若不能治中國，天下再沒有可治的國了。

□中國的百姓，並不求參預政治，並不求官吏保護。只要官吏對他們，不敲骨吸髓，他們就心滿意足，歌功頌德。

□各國軍隊，屯駐防區要塞，對百姓無所需索，且竭盡保護之責。開拔調防之日，百姓也無若何感謝的表示。因為衛國衛民，是軍人的天職。百姓既為國盡了納稅的義務，當然應享保護的權利。

□我國的駐軍，只要不加搔擾，百姓就認為是恩出格外，受寵若驚。除了製送萬民傘萬民旗之外，還要登報頌揚德政。這種老實可憐的實例。全球五十餘國中，除中國外，再也尋不出來。

□在中國當老百姓，最好是不住在「用兵所必爭」之地。僅以近三百年以來，只以我溧縣而言，連遭吳三桂，李自成，清兵，軍閥，外寇，匪軍的蹂躪，屢屢不得安生。但是溧縣的百姓，雖在水深火熱之中，仍不願逃出龍潭虎穴之地，別尋樂土。我若有養身之

道，仍要轉回故鄉。可見居住險要之地的人民，並非不怕遭劫，只是故土難離。

□有人說「在已往的二十餘年中，我國的政客軍閥，只能在「中華舞台」上演唱「雙天師」。他們互相排擠，彼此攻訐。究竟誰是真的，誰是假的，我們小百姓，實在無法區別」。我說「真天師能降妖捉怪，假天師也能喚雨呼風，他們那能比得上。他們不過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縱然證出誰是真「武大郎」，誰是真「潘金蓮」，又有甚麼價值。我極願做官。朋友問我願做官的理由。我說「在中國千行百業之中，惟做官最容易。並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書記」，「傳達」。武的，我不敢做「連長」，「排長」。至於「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馬上任。因為官愈大，愈用不着學問。

□在滿清將亡的時候，有不會寫「軍」字的陸軍部尙書。在袁政府的時代，有認不清自己大名的督軍。假若他們是書記或秘書，不但掌不了大權，發不了大財，簡直，保不着飯碗。□各行之中，據我看，惟有「唱戲」與「教書」最難。因為挑眼的觀衆最多，決不是可以模糊對付的。唱戲的，若是「大草包」，還可以下降而跑「龍套」，充「掃邊」。教書的，若是「半瓶醋」，在學校內，決無濫竽充數之餘地。我所以竭力要跳出教育圈子

，就是因爲在學校裏，不易謀生。

□近一二年來，連連發現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遠逃國外，或匿避租界。當局若果肯拿辦他們，他們怎能安然出國，焉得穩居租界。縱然他們託庇於洋人手下，既不是政治犯，又爲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趕緊將他們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憤怒，也可以使外國人少說閑話。因親屬關係，容留一二奸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爲全國設想，爲自己的聲名打算，則萬不可稍存姑息。

□劉邦所以受人民的歡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悅服，是因他能先誅貪官。

□苛稅不除，民生無望。貪吏不誅，國命不保。

□定國不在獎善，只在去惡。因爲去惡，就是獎善。對善者，要聽其自然。對惡者，須痛加誅戮。

□我中國的政治，所以屢改屢革，永未上了軌道，只是因爲掌權的人，對「公私」二字，分別不清。其實，事關個人或少數的人，就是私。事關國政或多數的人，就是公。

□掌權的人，對私字上用心，不過養成一羣脅肩諂笑的小人。對公字上注意，纔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與君子相親，必定公心日長，私心日退。公則人心歸服。私則民心離散。

□宋朝名將曲端，爲涇原都統的日子，他的叔叔，爲他部下的將官。因爲打了敗仗，曲端就不顧叔姪的關係，立刻將他叔叔，在軍前正法。並且作了一篇祭文說「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饗」。他這種辦法，既能全「公」，又不廢「私」。焉能不得全軍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頌。

□明朝名將戚繼光，因爲他獨生愛子，臨陣回顧，竟不念父子之情，斬了他的兒子。不怕當了絕戶，斷了香烟。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纔能東平倭寇，北衛邊疆。今日掌權的人，多因私廢公，不但對親屬，力加庇護，甚至因同鄉的關係，也能毀法亂紀。何怪東北四省，被島民白白的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國。內亂不足以亡國。惟國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國。並且法律若得推行，國政纔能入了軌道。國政入了軌道，自然不能發生內亂。內亂不起，自必不能招起外患。

□無論行甚麼政體，講甚麼主義。反正是，法行於上則治，法行於下則亂。我中華民國前途之興亡，只看掌權的人，能否却除「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顧私。

□俗語說「法律本乎人情」。所謂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體國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長毛的名將陳玉成，守安慶時，對部下臨陣退縮的將官，不分親疏，一律用點天燈之法處治。東王楊秀清，對部下敗將，全處以凌遲之刑。他們那等行爲，固然是慘無人道。但是太平天國，所以能支持十六年的原因，未嘗不是對大員能行法的效力。以後太平天國所以滅亡，就是因爲姑息顧忌，不敢嚴懲大員，只能對小民身上用法了。

□我國的擾亂，就是因爲兩個原因。一是操持大權的人，對於犯法的文武大員，多講情面而不忍處治。二是對於犯法的文武大員，多所顧忌而不敢處治。其實若能光明正大認真辦理，雖親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將他們的罪狀宣布全國，雖大員亦必無法反抗。

□若想中國不亡，須振起監察院的膽量，施行「聞風即奏」的辦法，由該院直接派人暗中澈察。不必另派「大員」使大員們增加額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減少公費，也可

免得大員們，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嚴辦犯法的人，纔能保護守法的人。寬縱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說「家庭之間，只可論情，不可論理」固然是大有閱歷的話。然而只可限於一家人，對一家人之間的私事。只要一關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論理，不可論情。家庭是邦國的基礎，若爲護庇「私情」，由家庭先將「理」字破壞了，一國之人，彼此之間，更不能講「理」了。

□我常見一些未受過教育的夫婦，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犢之念，向受害者，大打大罵，而惹大禍。全是起於只顧私情，不顧公理所致。假若他們對自己的孩子，只論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慣壞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國中若有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權的人念「私情」，而縱起來的。

□用「太陽系」作比方。太陽與八大星之間的「吸力」就是「情」。八大星的軌道，就是「理」。牠們若不能守着一定的軌道走，太陽也就無法施用吸力，宇宙必立時分崩碎

裂而化爲無有。人犯了法，就是出了應守的軌道，也就是不循理的舉動，是破壞人類的系統，是羣衆間的敗類。所以不可因「情」牽扯，而將「理」毀了。

□法律是爲「講理」而設的，是專對不講理的人而施的。當權的人，若只顧情而不顧法，就是毀法背理，國政不但永遠上不了軌道，並且必致民亂國亡。

□國際間，保護政治犯，是因爲政治犯是對一國的政府叛逆的。並不是在一國的社會之間，因爲私欲而殺人放火詐欺劫盜的。一國的政府，時常被一些人霸佔而倒行逆施，纔引出政治犯來。當權的人，爲洩私憤，可以施用勢力，對叛逆者，加以懲處，而不顧公理。國際間，因維持公理起見，纔對政治犯，力加保護。

□我國近二三年來，所發生的「郵款，鴉片，盜寶，賣官，舞弊」幾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雖然全頂着委員官吏的頭銜，然而與尋常竊盜詐欺的罪犯相等。豈可容他們遠居樂土，逍遙法外呢。當權者，若不將他們趕緊「引渡」過來，他們就要造謠攻擊政府，而掩蓋他們的私罪，假冒政治犯了。

□司馬遷論商鞅，說他「刻薄寡恩」。其實，若欲使法律推行，決不可「寬厚多恩」。

太子犯法，他還敢認真處治。因太子不能加刑，而懲辦太子的師傅。商鞅不知有所顧忌，不肯模糊敷衍，所以纔能使秦國盛強。中國現今若有商鞅那麼一個不避權貴，不拘私情的人，何致貪污的案子層出不窮呢。

□前年我問某偵緝隊長說「你們終日緝捕盜賊，假若他們被釋出之後，對你們報仇怎麼辦」。他說「我們辦的是公事，無所偏袒。不貪贓枉法，盜賊並不同我們結讐」。可見按法而施，公事公辦，盜賊還知公理而無人可怨。假若當權者，用光明正大的手段，重辦幾個貪污的官吏，將他的罪，公布全國，也必招不起私讐與私怨來。

□據報載，某省當局，鎗決了三個見匪攻城，棄職潛逃的縣長。這真是一個大快人心的事。因為官吏、受人民的供養，有守土之責，理當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然而細一想，未免要為他們呼冤。因為縣長，多是文人，沒有防守的武力。沒一武力，因失城逃走，還須處以死刑，那麼，身擁數萬之衆的將官，若因敵進攻，輕棄防地的人，該當何罪。

□管子說「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唐太宗說「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這兩句話，當權的人，若順着走，就能保權位，定國亂。否

則，不但害了自己的聲名，也要縮短國家的壽命。

□ 操持國中大權，不在乎有甚麼高明的學識，只在乎能否「除惡」。所謂除惡者，只是「除惡稅，除惡法，除惡人，除惡俗，除惡習」這五惡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過是談談而已。

□ 「怨天尤人」是匹夫匹婦行爲。「自怨自艾」是聖賢英傑的本色。

□ 近兩三個月中，我看人力車夫的脾氣，多是大改舊日柔順的常態，而化爲兇橫的現象。我詳細考查，纔知道是起於市面枯澀，坐車的人太少。他們勞苦終日，度牛馬的生活，除去必交的「車份」之外，幾乎得不着一頓飯的餘資。所以因飢餓所迫，而化爲暴烈。英國格言說「饑人就是兇人」。當局若欲保持和平秩序，應當速謀補救的方法。

□ 北平一處，拉人力車的，不下三四萬人。以一人一家四口計算，將達十餘萬人之多。爲防患起見，應設法減免他們的車捐，增高自用汽車的捐款，以作抵補。要知有自用汽車的人家，每月多出十幾元，不過九牛一毛。窮人每月出四五十枚的捐稅，就必減少一日生活的代價。捐稅固然是向開車廠的主人徵收，然而直接擔負的還是人力車夫。我不

是對有自用汽車的人有惡感，我是爲他們謀穩妥的享樂方法。

□救濟窮人，只在小惠，不在大德。只在目前的切要之圖，不在高遠的偉大計畫。

□近幾年來，一提救濟貧民，就有一些聰明過度的人，亂喊「設立工廠」，實在是屁話。縱然言願其行，也不過是收容少數的貧民。最好是，重徵奢侈品的捐稅，對米麪煤油等等的苛捐惡稅，認真的竭力減除。

□現今就北平一處說，沒有一輛不納捐的人力車。可是不納捐的「自用汽車」則不知多少。正如有不出房租的貧民，可是常有不納房租的闊人。我以為，若用徵人力車捐與收貧戶房租的精神，轉移到汽車與巨室上去，每月必可多收十幾萬元。

□我國的汽車，行路，有優先權。停放，有佔地權，有罵人打人（老實人）之權。在街上有警察代爲開路之權。有防碍交通之權。汽車主人愈闊，權威愈大，其致有打罵警察（租界與交民巷的除外）之權。既享得「權利」多而且大，當然所納的捐稅，應重而且巨。如此纔合公理，如此纔可平止憤怒。

□中國有些闊人，不納捐稅，並非不知應納，也非無錢可納。他們是以爲，若納捐稅，

就失了自己的「面子」，喪了自已的「銳氣」，滅了自己的「聲望」，滅了自己的「威風」。不但見不起親友，簡直見不起自己的太太。這種惡習，只有中國地圖變了顏色之後，洋老爺可以代爲除根。嗚呼，中華「民」國。

□前幾年，我在某機關當小官僚。我的一個舊日的學生某甲，也在一齊辦公。某日他到我家拜訪，說「先生，爲甚麼不按電燈。買幾盞電燈和幾丈引線，再用一根鐵絲搭在電燈線上，就行了。你若辦，必無人敢管」。我說「某派的勢力倒了，我怎麼辦呢」。他說「再取下來」。我說「取下來容易，然而再點我的煤油燈，就不合眼光了。莫如用我的老法子，終久是穩妥的。電燈公司雖是大資本公司，是吸收市民膏血的，然而我沒有白用的權利」。

□前幾年，在機關任職的要人的自用汽車，沒有一輛納捐的。那麼，依此推斷，在機關服務的小要人的自用人力車，也可以不納捐了。但是我看他們的車上，也有捐票。可見在目下的中國，做的官愈大，享得權利愈多。並且愈對國家，有不納稅的義務。何怪人人願做官而且願做大官呢。

□不必譏罵古人。不必拍捧今人。要立定志向做一個好人。

□現今「學校商業化」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的名詞。我的朋友某校長，認為是奇恥大辱，打算作文駁辯。我說「你不必辯。辦學校若能真正商業化，教育就不致愈辦愈糟了。因為商業是以公平交易為正軌的。學生花一份錢，必要設法使他得一份真貨。他們雖年青，不識貨，也必要使他們換了真的走。萬不可用劣貨朦騙他們而行「奸商化」。

□教書是「好漢子不做，賴漢子作不了」的一種行業。人當了教員，如同鑽了牛犄角。愈往前鑽，愈沒有光明的前途。人說教書是「清高」，我以為教書是「昏暗」。

□人的兩隻眼，全是平行的，所以應當平等看人。人的兩耳，是左右並列的，所以不可偏聽一面之詞。人的鼻端，共有兩個孔，所以不應當隨着別人一個鼻孔出氣。人只有一條舌，所以不能說兩面話。人雖只有一個心，然而有左右兩「心房」，所以作事不但要為自己想，也當為別人想。

□真惡人，如同明槍明刀，容易使人躲避。假善人，彷彿暗槍暗箭，令人無法隄防。所以，被真惡人騙了或害了的人少，被假善人騙了或害了的人多。

□真小人是蒙虎皮的狼。偽君子是蒙羊皮的虎。

□動物中，惟狼最不知愛惜同情，然而非到饑餓無法忍受的時候，決不自相搏食。可惜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愈是衣食不缺的人，愈要損人利己。

□民變起於爭食。官反起於爭權。爭食因爲「餓」。爭權因爲「貪」。民的肚子容易飽。官的慾念永不足。所以，民變常少，官貪常多。

□現在的「新生活運動」，是中國再造復興的引子。惟最要緊的第一步，是先須使百姓「能夠生活」。百姓有生活的可能，纔有心腸分別甚麼是新生活。欲使百姓有生活的可能，先須「嚴辦貪污的官吏，痛剿擾民的軍匪，速裁無用的機關，減免害民的惡稅」。

□今日不較曠日好，就是苟活一日。今年不比去年好，就是虛度一年。所謂好者，不是增加財富與權勢，而是增加學識與道德。

□有人說「中興雖來不亡於東方某國，就要亡於的北方某國。中國目下不聯東，就得連北」。我說「東方某國是兇狠的強盜。北方某國是陰毒的惡婦。亡於強盜是一家破人傷人。亡於惡婦是一家敗人亡」。聯前者，如同「交匪類」。聯後者，彷彿「娶子」。

全不能有好的結果。

□有人問我「爲甚麼書呆子的性質多方正，不合時宜」。我說「書全是「方」的。你看見過「圓」的書麼」。

□中國當初用的制錢，全是圓的，中間有一個方孔。頗與我國古人，處世要「外圓內方」的學說相合。可見古人做事，雖小的東西，也頗能給人一個教訓。

□顏氏家訓上說「夜覺曉非。今悔作失」。我中國的人——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若能施行這句話，國中就可真正統一，東北四省，終久是中國的領土。

□「生活」是「工作」，不是「遊戲」。是爲別人，不是爲自己。是「犧牲」，不是「享樂」。認清了，就能隨遇而安。誤解了，就必怨天尤人。

□世上人，共分三等。第一等人，是與世有益的。第二等人，是與世無害的。第三等人，是與世有害的。人的等級，不可由職業上分。我以爲，人力車夫與倒馬桶的，若存心公正，就是第一等人。大學者與委員長，若存心偏私，也是第三等貨。

□舊的不一定全壞。新的不一定全好。舊的也不一定全好。新的也不一定全壞。能分辨

良窳，邪正，纔配談守舊與維新。某要人所以屢起屢仆，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就是因為他，只以為，新的就是好的。

□中國人學外國人，或外國人學中國人，決學不到其中美點，必先要染成了壞習。所以久居中國的洋人，回到本國，多不受人歡迎。中國人，留洋幾年，回到中國，得了權勢，作弊的技能更特別的精巧。要知近三四年內，貪污大案中的罪犯，全是由外洋學來的

□「教育救國」，實在是一句皮毛的話。真正的救國之法，是「良心救國」。欲施行良心救國，須先毀滅現今一些「責人」的學說，施行「克己」的教育。

□某女士，留學數國，通曉四國文字，對於政治法律，極有研究。外國女子，對她也甘拜下風。論她所受的教育，不為不深。知識不是不大。然而她得了權位不久，貪賊枉法的程度，竟超乎一切舊日的官僚。可見無論男女，若心術不正，縱然有天大的學問，只能與人羣有害。

□我最恨現今有些要人，對中國民窮財盡的現象，不說是「前人遺下的禍」，就說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一毫不承認自己的過錯。

□現今那位慣說便宜話，慣將自己認作聖人的某要人。又跑在一邊大說便宜話，蠱惑愚民，假充正經，假冒賢德去了。豈知中國這幾年中，人所受的苦惱禍害，實在沾了他的光不少。

□只要中國的要人，不肯自認自己擔負了一部分殃國害民的責任，中國永遠不能復興。只要中國人民，肯受人騙，中國前途必不堪設想。只要中國青年，自視爲聖人，中國教育必根本破產。只要中國摩登婦女，誤認放蕩爲自由，中國人種必歸滅絕。

□亡中國的，不是洋鬼子，正是中國人。不是中國下層社會，而是中國上等社會與中等社會。尤其是一些讀書識字的官僚與有名的學者。他們互爭權利，互逞才能，纔將中國弄毀了。

□潛夫論務本篇上說「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所謂「富民」者，不是用科學方法，改良農田。也並非禮聘一些「講堂上的人材」，干涉農工商的職務。是不行擾民的惡政，輕減人民所担的惡稅，少設不切實用的機關，剷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們的職業。所謂「正學」者，不是採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襲歐美

日本。是慎選有學有品的教職員，是施行「教育紀律化」，是編定合乎中國民族性的教材，是養成學生出了學校，有在中國謀生的本領，是排除一切「俄國順民」所作的毀壞欺騙青年的邪說。

□現在，我國的青年，原是白璧無瑕的良好國民，全是些大有後望的人物。可惜受了野心的學者矇騙，將他們引入歧途迷路之中，導進愁雲慘霧之內。欲救這些陷溺的可憐的孩子，教育部應趕緊編選「鼓舞」的課本，使他們多讀富有民族性的文學。在教科書中，竭力剷除爲外國宣傳的材料。對於時人的作品，務要澈底肅清。用各省耗於留學的經費，獎勵輔助勤苦的學生。

□中國現在所以衰危，是因爲未曾學到外國的美點，反將中國原有的美點失去了。正如莊子所說的「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鄉下人，娶了城市的姑娘。某日他進城給他岳父賀壽。得了他女人的命令，一舉一動，仿學同席人。同席的某甲，見他那事事學人的舉動，大笑一聲，立刻從鼻中噴出一根麵條。鄉下人連忙仿學，不但未曾噴出麵條，竟噴了滿棹鼻涕。他

回鄉之後，說「城市中的人，全容易學，只是學不到他們那噴麵條的技術」。我中國人學洋人，也不過將將學到，亂噴鼻涕的程度。

□救我中國，只靠我中國人，自己尋求自己病源，自己用自己藥品。徒靠外國人，專吃外國藥，是不能「立起沉疴」的。吃歐美的藥，是病上加病。吃日本的藥，是自求速死。吃俄國藥，是努力自殺。

□爲日本宣傳，是亡國奴。爲俄國人宣傳，是亡種奴。可嘆現在我國一些自命維新的人，專呼親日者爲「漢奸」，專尊親俄者爲「志士」。

□亡在日本人手裏，是日本的順民。亡在俄國人手裏，也是俄國的順民。反正，決不能與他們本國的人，享受同等的待遇。真正自認是中國父母生養的志士，若要救中國，決不可求助於異族。石敬瑭罵名千古，吳三桂遺臭萬年，就是最好的鑑戒。

□「要人」犯了顯顯然的大罪，本可立正典刑。偏要另派大員，親臨檢查，惟恐屈枉了他們。「小民」犯了似實似虛的小罪，本可設法詳查。偏要立時捕拿下獄，竟無人代爲剖白。專制時代也少有這種現象。豈知要人是人生父母養的，小民也不是豬生狗養的

。同爲一國的人民，不可有兩種的待遇。

□「匿名信」本是不敢負責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爲。尋常人接到這種東西，還要認爲鷄鳴犬吠，置之不理。然而近四五年來，我聽說官方，竟憑這東西，任意逮捕人民。假若此風一行，人民就無時無刻，不在憂惶恐懼中度日子了。

□官方對於匿名信，不可認作升官發財的機會。應先設法，詳細追查投信的人。一面對於被告發者，慎加調查，暗行監視。在無真賊確據之前，萬不可輕施逮捕。一則可免無辜者含冤，二則可保官方的名譽。

□五年前，北京某機關，因得匿名信一封，竟不加詳查，將某校教員某甲，捉捕而去，非刑審問，使他承認是共黨的首領。至終，打掉了他三個腳指。及至證明他是被人陷害，纔將他釋放出來。某甲雖未喪了性命，但是兩隻脚全殘廢而成了癱子。這種黑暗，只可在中華民國，尋得出來。

□去年我由地安門用銅元四十枚僱人力車到燈市口。匆忙付了錢票一張。進門之後，車夫敲門，說我所給的是一張六十枚的，要退還我二十枚。我見他的舉動奇異，問他爲甚

麼不占便宜。他說「富貴，天給的。瞞心昧己，發不了財」。可見下級社會的人，若存一點迷信的心理，也不肯做背逆天良的事。從來陰狠奸惡之徒，全是些毫無信仰的。

在良好的教育，未能施行以前，不必仿效俄國，一味主張打倒迷信，信仰自由。載在約法，並不可任人譏評宗教。更不可隨便拆毀人民用血汗金錢，所建立的神廟。要知，人民拜佛燒香，與俄國人供奉「列寧」，全是八兩等於半斤。莫非說拜死人的遺像，就不是迷信麼，就是合乎科學麼。

人民迷信太深，固然是防碍國事的進步，然而「要人」所辦的「金剛時輪法會」，也不是推進國事之良謀。

古語說「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所謂聽于「人」者，是靠賴一羣要人，化除私慾，專心國事。所謂聽于「神」者，是一羣要人，爾詐我虞，放棄責任而專在他們所拜的神上用心。這兩句話並不是指着無官無職的小民說的。

所謂「要人」者，是要辦「要事」。所謂要事者，是軍國當前的大事。只要「要人」能將「要事」辦好了，小民那種種不合科學的陋習，先不必管他。

□我聽說某省，苛捐惡稅，層出不窮，土匪遍地。某省的要人，竟熟視無睹，偏大用精神，折毀廟宇，嚴催放足。這是倒行逆施，這就是輕重不分。

□新序上說「聖人不易民而治」。湯武所治的人民，就是桀紂當日所治的百姓。然而前者擾亂，後者安穩。不是人民改良進化了，是當權的人正大光明了。

□不必向人詳說你的苦腦，要知人人全有自己的苦腦，誰有閒心聽你的嘮叨。不必向人高談你的功德，要知人人全有要自頌的功德，誰有耐性聞你的牛氣。

□地球的表面有崇山深谷的不同，有凸凹高下的分別。地球上的生物，當然也不能平等一律。同是人，就有坐轎抬轎的，有坐車拉車的。有使用人的，就有被人驅使的。同是狗，就有穩居狗竇，肥頭大耳的，就有終日奔馳，骨瘦如柴的。同是老鼠，就有生在倉庫裏的，就有生在廁所中的。

□不但動物中有顯明的不平等的現象。甚至無識無知的土石草木，也享不到平等一律的待遇。同是一塊土，就有人將牠塑成神像，受人跪拜。就有人將牠燒成灰壺，受人便溺。同是一條木，就有人將牠做成佛龕，受人供奉。就有人將牠製為馬桶，盛糞裝尿。同

是一朵花，就許被美人，插在髮邊。就許被毛驢，飽了饞吻。只可說是有倖有不倖而已。

□ 天下的事，往上比，則心煩意亂，怨天尤人。向下比，就心安意定，無所怨尤。

□ 爲人，有應向上比的，有當向下比的。對於道德學識，須向上比，纔能不爲小人，不爲混蛋。對於財產職位，須向下比，纔能不爲貪夫，不爲官奴。前者，只要努力刻苦，人人可以辦得到。後者，縱然奮勉追求，有時竟空費心機。一是憑人力的，一是靠機會的。人力，隨時可施。機會，終生難遇。

□ 人是一個奇特的動物——有時是聖人，有時是賢人，有時是君子，有時是凡人。可是常常做了小人。

□ 生在這「只重言，不重行」的時代，你若願人呼你爲善人，你就常常大罵惡人。你若願人稱你爲貞女，你就常常痛罵淫婦。

□ 漢書引古諺說「足寒傷心。民怨傷國」。自古以來，善治國的人，不懼外患之迭起，而怕民怨之驟興。民怨之所以起，是起於賦稅之繁苛，官吏之貪暴，兵匪之滋擾，改革之頻紛。能將這幾項人民之害，澈底掃除，民怨自息，外患也就無隙可入。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亂源，是因為沒有鞏固的政府。沒有鞏固的政府，是因為政府中沒有能統治的人材。沒有統治的人材，是因為縱然有一二可以統治全國的人材出現，就必有一些嫉賢妒能的要人，竭力在暗中掣他的肘，扯他的腿，拆他的台，使他不能安於其位，不能盡其所長。

□現今是日本可以隨時隨意滅亡我中華民國的日子，不是當權的要人與在野的要人，自頌功德或彼此攻訐的時候。

□人民說「便宜話」，是出於「望治心切」，是督促政府。要人說便宜話，是「嫉嫉心深」是要拆政府的臺。

□一人所表示的意見，或許是妄言。多數人所表示的意見，就是輿論。拿破崙說「隨輿論行事，何事不成。輿論所向，天下無敵」。管子說「民別聽之，則愚。合聽之則聖」。

「法國古語說「人民之言，神言也」。可見輿論是不可抵抗的。

□現在我國一些無系無派不受津貼的報紙上所表示的意見，就是代表多數人民的意見。當權的人，若能對這種報紙，多加注意，以定行止，決不致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子牙子（姜尚）說「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天下就是指「人民」說的。古今中外的偉大的人物，所以能得「流芳萬代」的成績，就是因為他們能以人民之耳目為耳目，以人民之心為心。

「我中華民國，將來若不幸而亡，決不是亡於或用「武力」或用「經濟」侵略的帝國主義。是亡於用「文化」侵略的帝國主義。

「中國若亡於武力侵略，只可怨將官的怯懦。若亡於經濟侵略，只可怨摩登男女的洋習。若亡於文化侵略，只可怨有名學者的宣傳。統而言之，亡中國的只是少數的知識份子。獨可惜，多數的老實百姓，也要隨着充當亡國奴。

「中國百姓，全是好的，只是缺少好官。百姓中縱有壞的，也是跟官吏學了來的，或被官吏逼出來的。中國兵士，全是好的，只是缺少良將。兵士裏縱有壞的，也是上樛不正下樛歪。我以為，與其訓民，不如先訓官，與其練兵，不如先練將。

「將蘇俄現在所行的政策，整個的搬到中國，也決不能使中國轉弱為強。因為目下在中國人裏，決尋不出半個像列寧或斯塔林的人物。

□好主義或好學說，也不過如同千里馬。非有千里人，不能得牠的效用。

□寶劍不能使怯懦之夫，化爲勇敢之士。名筆不能使塗鴉孺子，變成書法大家。

□你若將你自己認做「非凡出衆」的人物，你一生也不過是羣衆裏的一個「凡人」。

□磨盤不論動轉的遲速，全不離磨心。人的思想言動，無論如何轉變，也當不離良心。

磨離磨心，不能工作。人離良心，不配爲人。

□「吃苦」是人類進化的動機，是種種事業的根本。道德因「吃苦」而成立。天良因「吃苦」而保存。學生不能吃苦，必成流氓。農工不能吃苦，必成土匪。軍人不能吃苦，必成盜寇。婦女不能吃苦，必成下流。官吏不能吃苦，必成民賊。

□我國民族——尤其是漢族——自古以來，只是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只有同化異族之能，並無對外之力。所以能同化異族，是因善於華生。不能對外，是因不善於團結。略讀中國歷史，就可發見漢族這種劣點。

□朱元璋，所以能驅出蒙元，武昌起義，所以能打倒滿清。並不是漢族之力盛強，是因爲蒙滿二族消失了他們原有的民族性。

□中國的領土，所以慢慢的推擴，多不是用武力奪取而得的。是異族入了中國而賠嫁過來的。中國正如一個多病而壽長的男子，屢被一些壯婦們所霸佔，她們一個一個的用盡心力，爲他經管家政。慢慢的也受了他的傳染，變成多病的弱婦。他因得着她們的補養，每一恢復元氣，就不念夫妻之情，略一舉手投足，將她們一個一個的，或打死或逐出，將他們由娘家帶來的東西，全據爲己有了。

□前年某洋報，譏評中國人，如同無知無識的「微生物」。我以爲這並不是惡意的。不過該報並不知中國人不但如同微生物，而且如同病菌，孳生之能力極大。任用甚麼科學方法，也不能使之滅絕。他們那科學之力，窮盡之日，就是中國人佈滿全球，吐氣揚眉之時。

□現在青年人，所痛罵的人，多是將來他們所感念的人。現在青年人，所崇拜的人，多是將來他們所痛恨的人。

□大前年，我因求升官發財，也買一部某書，朝夕研究。我的朋友某小「要人」，聞我說「怎麼你也要投機」。我說「許你們偷狗，還不許我偷雞（投機）麼。你們偷大的，

還不許我偷小的麼。

□ 一些要人，若欲替人民謀幸福，只有本着天良，憑着權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去做。不必大唱高調，亂發宣言。以免再使人民失望，而懷「與汝偕亡」的怨憤。

□ 我的亡妻活着的日子，因缺柴少米，時常愁鎖雙眉。我勸解着說「你不要因家境憂傷。你耐煩等着，將來總有汽車給你坐」。她說「我受你的欺騙太多了。你有好聽的話，不必向我說。我恐怕我死了，連壽衣還穿不上呢」。果然，她死去十八小時，我纔借到朋友的錢，將她身上的舊衣，換下來。對妻應許的太過，還能使她失望而死，使自己的良心抱愧，何況要人對於小民呢。對妻說大話，若辦不到，或能得她的原諒。對百姓說大話，若辦不到，只能受他們的咒罵。

□ 愛國救國的事，是富貴人的專責。不當強加在貧苦的人民身上。貧苦的人，愛命愛身，還不能苟全，當然題不到「國」字。所以我不恨貧苦的小民出關謀食，我獨恨一些豐衣足食的闊人，出關投僞。沒有官吏剝削，小民決不致困窮。沒有闊人認賊作父，國命必不能瀕於危篤。

□你不要罵父母腐敗。你到做父母的日子，你的兒女，還要罵你不合時代呢。你不要自命爲新文化先鋒。將來，你所生的兒女，還要罵你開倒車呢。因爲現在你所認作「新化」的，到你過了三十歲以後，也是「腐化」了。

□蘇俄，德，義，土四國，所以能轉弱爲強，是因掌國政的人，能「以身作則」。是因國中的要人，肯「犧牲己見」，捧起一個肯負責的人來做「首領」。中國所以日趨危弱，是因掌國政的人「言不顧行」，是因國中的要人，「私見難除」，各懷「首領慾」。

□不要羨恨富人，他們的錢，若不是由正道得來的，他的子孫就能給他「散」。不必羨恨貴人，他們的權，若不是用正道得來的，他的妻女就能給他「現」。這並非迷信之談，正是循環之理。

□行善的人，家有壞子孫，也能變好了。爲惡的人，家有好子孫，也能變壞了。這是感應之理，也是必然之道。

□我最重視古人。我極輕蔑今人。古人的功罪已定，不必再罵他們。今人的是非難斷，不必瞎捧他們。

□古人所說的「信天命」與「畏天命」，不是信畏虛空的上天，是信畏萬古不變的「自然之理」。果能本着自然之理行事，不必跪拜玉皇大帝，也不必禱告天主耶穌。

□真聰明的人，不致失敗。真糊塗的人，也不致失敗。失敗的人，全是些混蛋而自認爲聰明的人。我中華民國的危亂，全是由這第三種人，招起來的。

□能克己，纔能克人。能自勝，纔能勝人。「自己」是自己最大的仇敵。你若不能先將牠克服了，征勝了。你永久要受牠的驅使，永遠沒有安閑寧靜的時候。「自己」也就是一個「我」字。大聖大賢，全是些能先在自己身上作工夫，首先能打倒「我」字的。千古的小人，全是些「我」字的奴隸，全是些「我」字的犧牲。

□人怨恨人，多是真的。人敬愛人，多是假的。所以人怨恨人的時候多。敬愛人的時候少。

□至大而不可變易之理，爲「天理」。至明而不能掩閉之心，爲「良心」。

□孔子家語上說「湯武以謬謬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當權的人，若欲國事興隆，不可不廣開言路，使人民有敢進直言的可能。若願國勢危亡，只有箝制人口，強使人民歌

功頌德。

史記上說「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民國以來，一切失敗的要人，全是被諾諾之聲而毀壞了的。他們部下，雖有時有一二特出的人員，對他們竭盡忠言。怎奈他們，聽不入耳。不但不肯採納，且必力加擯棄，使中正之士，不能展其所長，盡其所能。

歐陽修說「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現在，有志有膽的明達之士，縱然不避斧鉞之誅，願粉身碎骨，對當權者，直言勸諫。不但要觸當權者的震怒，並且社會間也要說他是個瘋子。假若他對國事，毫不關心，終日混吃混喝，麻木不仁，社會間還說他是識時務的俊傑。人情如此，國事焉得不糟。

呂坤先生說「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使羣黎百姓，無腹非之語，則元氣固矣」。廟堂就是政府，海宇就指民間。政府之內，若多爲小人霸佔，縱有賢人君子，正氣也無法發揮。國中的言論，若受無理的箝制，縱有真正的輿論，也無法上達。民意既無法發洩，元氣就保不住了。正氣不能存，元氣不能養，國命就是到了盡頭了。

□一黨須先統一「黨員」的心，一黨纔能站立得住。一國須先統一「要人」的心，國政纔能進入軌道。人說，治國須先統一人心。我以為所謂「人心」者，是「要人」之心。只要「要人」們能統於一，人民自必風行草偃。因為人民向來就是統一的，不過被一些「要人」們，強加上「不統一」的惡名而已。

□人民自古就有互助之心，所以容易統一。要人從來就有猜嫉之念，所以慣於彼此分立。□現在我國的大患，是黨幹黨的，官幹官的，民幹民的。彼此隔絕，不能串通一氣，而變成三截了。

□乍讀幾天書，最容易將自己認為聖人。多讀幾年書，纔知道自己是個愚人。

□讀書愈少，對環境，愈不滿意。讀書愈多，對「自己」，愈不滿意。現今，大屬環境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就是因為真讀書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鏡「明」，纔可以照物。心「明」，纔可以察理。欲得鏡的效用，不可不常常拂去上面的灰塵。願求心的效用，不可不時消除其中的慾念。

□鏡雖明，若旋轉不停，照物必不能清晰。心雖明，若妄用不休，察理必不能精確。所

以，鏡須「定」。心須「靜」。

口人生是甚麼。人生就是「妄想」。一知人事，就是妄想的發端。一斷氣息，纔是妄想的完結。所謂「妄想」者，包括一切不必存的希望與不必費的思索。人能少存妄想，就能多安樂而少憂愁。

口軍閥因妄想，而搶奪地盤，而苦害人民。大員因妄想，而貪贓枉法，而剝削百姓。土豪劣紳因妄想，而欺孤侮寡，而魚肉鄉里。學者因妄想，而創造主義，而犧牲青年。妄想既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們縱能將妄想做成事實，達到一時慾望，然而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轉眼就完。不但苦了自己，並且害了別人。

口某軍閥當權之日，浪耗了無數的民脂民膏，毀壞了無數的青年婦女。結果，他白白的被人誅殺，較尋常的小民，還無處訴冤。這本是「爲惡無不報」的循環之理。然而他的母親，竟對人哭喊着說「我兒一生，未嘗爲惡。天之報施太不公了」。她原是一村女鄉婦，不能辨別善惡，不必深責。可惜現今，竟有一些飽受教育的人，也缺乏辨別善惡的能力。中國焉得不危不亂。

□有人對我說「故宮盜寶案中的罪魁禍首，至今穩居租界，逍遙法外。偷雞盜狗之輩，反鐵鎖郎當，坐獄蹲監。這種的不平，真令人氣破肚皮」。我說「他們不過憑藉一時的「人情勢力」，得以倖逃國法。然而決不能避免千載的公論。並且他們內受良心的譴責，外受人民的痛罵。縱然苟且偷活，也沒有「人」生的滋味了。你何必爲這個不平呢」

□人民的咒罵，較死刑尤爲痛苦。人民的歌頌，比金冕更爲光榮。

□「要人」居高位，如同一個人，站在高處。他的優點或劣點，最容易被人看出來。他的一舉一動，決瞞不了衆人的耳目。所以要人留好名或留壞名，全比尋常的人，格外容易。尋常的人，想留名，如同由深井裏向外爬，除非爬到井口，纔能被人看見。所以或好或壞，多不爲衆人所注意。

□人的兩眼，生在上邊，所以慣向上看。人的兩眼，生在前面，所以不慣向後瞧。人的學問或位置高了，若肯向下看，決不致「栽勦斗」。若肯回頭看，決不致遭失敗。

□近幾年來，北平各壇廟中的古柏，屢次發生「監守自盜」的惡風。我望有管理北平古柏之責的大員，對於「斬伐枯樹」這一條，必須改爲「不論死枯，永遠不准砍伐」。否

則一棵一棵的古樹，全要變成枯萎了。人讓人死，還不爲難。何況讓「樹」死呢。若嫌枯樹有碍觀瞻，最好仿中央公園的辦法，將枯樹，全作爲籐蘿或「爬山虎」的架子。

□人說，砍伐老樹之後，可以補種小樹。我說，老樹是經數百年的光陰養起來的。我們對於大的國土，若不能保存，還有可說。假若連區區幾棵老樹，還不能使牠們存在，未免太對不起古人了。

□我大胆「包辦民意」，替農工說，向要人們，說「你們老爺們，只要能讓我們可以「荷活」，我們自己就會「改良」我們的生活與「經濟」。我們也知住洋樓，好於住茅屋。吃西餐，好於嚙粗糧。喝咖啡，好於吞涼水。坐汽車，好於騎毛驢。穿洋裝，美於着粗布。我們若「能」有錢，也知存銀行，也不願藏炕洞。你們老爺們，愈講科學，愈升官發財。我們愈講科學，愈典妻賣子。由着我們的「不科學」，我們還可以豐衣足食。順着你們的「科學化」，我們立刻魂歸天國」。

□以「老實易治」四字而論，中國的百姓，可謂全球第一。以「貪贓枉法」四字而論，中國的官吏，可謂環球無二。因爲百姓老實，所以容易養成官吏的貪污。因爲「官官相

護」，所以官吏的罪惡，永遠不能除淨。

□中國的百姓之所以「老實易治」，是因為「怕官怕勢」。官吏之所以「官官相護」，是因為「朋比爲奸」。若有嚴正的政府，自不能容留「官官相護」的惡風。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上達」的可能，自不能養成「怕官怕勢」的心理。

□不必高談革命。中國的革命，若不能首先由官吏革起，中國的革命永遠不能成功。政府若不能破除情面，嚴懲貪污的官吏，無論甚麼法式的政府，永遠不能根深蒂固。

□我讀歷史，得了一個判斷。從來偉大的人物，所以招起天怒人怨，身敗名裂，多不是他們本身所引出來的，多是因爲護庇少數的私人而生出來的。

□治田，只在勤於耕耘。治國，只在勤於懲勸。耕，就是疏通上下。耘，就是剷除惡苗。懲，就是誅罰貪污。勸，就是鼓勵良善。治田與治國，全是一理。上下之氣，若不能流通，民心永不能穩固。貪官污吏，若不能肅清，民生永不能繁榮。

□人民服從官吏之心，甚於服從家長。屬僚服從上官之心，甚於服從父兄。所以治國，易於治家。馭下，易於訓子。

□有人說「古時的人民易治，現在的人民難治。你不可將治民看容易了」。我說「古今的時代，雖然不同，但是古今的人民，全是一個心念。古時的人民所求的，只是「安居樂業」。現今人民所求的，也是「樂業安居」。正如三千年前的人，喜歡吃飯，三千年後的人，也不能喜歡吃屎」。

□古時人民，所以易治，是因為騙他們的人少。現今的人民，所以不易治，是因為騙他們的人多。古時為政的人，多是「治」民。現今為政的人，多是「騙」民。所謂「治」民者，是懲治「莠民」。所謂「騙」民者，是欺騙「良民」。人民肯受「治」。決不願受「騙」。若誤認騙民之術，為治民之法，當然得不到好的效果。

□我讀古人的言論，少見「為人民謀幸福」的話，而人民反多得幸福。我讀今人的言論，天天日日時時刻刻，見「為人民謀幸福」的話，而人民反無法安生。我願我中華民國的「老實百姓」大家立定志願，每逢聽見「為人民謀幸福」的話，不論是誰說的，大家要同心合意的，靜罵他三分鐘。如此，雖不能使他得「千夫所罵，無病宴駕」的效果，也可以使他心神不安，多打幾個嚏噴。這並非迷信之談，這正是感應之理。

□對窮苦的人，盡一分心，比等他們餓死之後，施捨花棺彩木好。使悲苦的小民，減輕一分担負，比等他們愁死之後，爲他們謀成極大的幸福好。我所以痛恨現在的外國學說，就是因爲牠們要用現今的人民，作試驗的犧牲，專專爲未來的人民打算。牠們縱或能使未來的世界，變爲天堂，然而等到那時候，不幸的小民，早已化爲枯骨了。

□西醫用禽獸做犧牲，試驗病理，已經是想入非非。所以他們試驗出來的結果，多不能適合「人」體。學者用人民爲犧牲，試驗學說，更是慘無人道。並且他們試驗所得的結果，更必不能適合人性。

□我只信農工，可以救國，因爲他們肯低頭苦幹，用力專心。我決不信學者，能夠救國，因爲他們只會舞文弄墨，鼓唇搖舌。

□現今多數的要人，若肯將考究汽車的心，考究自己的聲名，國事決不致大糟特糟。現今多數的學生，若肯將考究洋裝的心，考究自己的本領，學問決不致日趨日下。

□宋朝蘇軾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德國路德Martin Luther說「一國之盛強，不在歲入

之繁多，武備之堅利，而在有教育之人特多，有品行之人迭起」。美國愛墨森 Emerson 說「一國文化確定之標準，非其戶籍之繁稀也，非其市府之大小也，亦非其出產之多寡也，乃其國人之品格耳」。英國斯邁爾 S. Smiles 說「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我們讀這幾句話，再反照我國的現狀，我中國的前途，就可以推想而知。

□近幾年來，我中國人——尤其是一些要人——多養成了一個亡國敗家的陋習。凡事「怨天尤人」，不知「痛自反省」。縱然親自將國事毀了一個七亂八糟，反在一邊，恨天怨地，大罵張三李四。自己不負分毫的責任，而竟昧着良心，大說風涼之話。尋常的人，有這種惡習，一生休想發達。國中要人，有這種惡習，國命決不能持久。

□人，壞得連自己也不知道，那還不是真壞。壞得連自己也知道，而偏不肯向好裏轉，那纔是真壞呢。

□有人問我「現在我國有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青年——全澈悟了。他們已認清中國所以危弱的原因，是因爲外受帝國主義的侵凌，內受封建勢力的壓迫，與經濟制度的不良。他們若有朝一日，掌了大權，是否能使中國起死復生，轉弱爲強」。我說「他們中的

大多數，也不過是悟出了一半，不能稱之爲澈悟。因爲那一半，就是他們本身。他們若連自己還認不清楚，他們縱然大權在握，也不過徒唱高調而已。這種不知「反求諸己」的惡習，不能去淨，中國只有走入滅亡之途」。

□外國對中國，所施展的帝國主義，固然可怕。中國人對中國人，所施展的帝國主義，更加可怕。外國的帝國主義，是強橫之國，對弱小之國而施。中國的帝國主義，是有權勢的人，對無權勢的人而施。

□舊的「專制」，是寡頭專制。因爲只有皇帝，可以行專制。新的專制，是多頭專制。因爲你若有權勢，就可專制。舊專制，是「皇帝」自以爲「受命於天」。新專制，是「要人」自認爲「受命於民」。舊專制下的百姓，是「皇帝」的家畜。新專制下的民衆，是「要人」的傀儡。

□「有強權，無公理」一句話，自從由外洋傳入我國之後，已經被許多人，誤認爲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其實，這句話只可行於禽獸世界，只可行於天下將亂的國際之間。一國之人，對於一國之人，萬不可施用。中國人，對中國人，更不可施用。

□孟子說「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古時的聖賢，所以著書立說，不過是竭力要保存這一點點的與禽獸不一樣的特長，證明人類之特色。現今多數的新聖賢，所以著書立說，不過是竭力要放棄這一點點的特長，以便與禽獸同化。他們所倡的「大同」，就是「無政府，無國界，無家族」等等的邪說。將來，施現之後，目的就達到了。天下若沒有「人」，只有禽獸，還不是「大同」麼。

□人，要與人同——與善人同。人，要與人殊——與惡人殊。

□某青年，在某報登載一段痛罵當舖的文章。內有「當舖的老板同店員，對當舖的人，橫眉立目，施出資本家的面目，淫狠的壓榨窮人……」。他並不知，當舖頗有救人之急的好處。我是常與他們交往的。我每到無處求借之時，就用衣物，向他們通融。他們既然有求必應，當然不能遠接近送，當然要取三分的利息。願者上鈎，豈能認作驕橫，豈能認作壓榨。某青年若開了當舖，也未必對當舖的人恭維奉承，也未必肯白借與人錢。並且當舖裏應櫃的，全是些每月掙幾元錢的「窮光蛋」，怎配稱得起「資本家」。真正的資本家，還是那些終日在家吃烟打牌的。店員若配稱資本家，那麼，肩挑貿易的小

販，也全是資本家了。

口自從馬克思的學說，經一些「學說販子」們，運到中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資產制度，封建勢力，這個階級，那個階級」成了應時當令的「口頭禪」。你在談話或作文之時，若不強拉硬扯，用上幾個，你說的話，就不是人話，作的文，就不是文章。簡直就不算「識時務的俊傑」。這種不求甚解的盲從，使中國受害，較「義和拳」尤甚。

口在無權位的日子，不可擅罵當權的人。要先自量，你得到有權位的時候，你能否好於你所罵的人。在失位下台之後，更不可輕罵當權的人。要先回想，你掌權的日子，你是否好於你所罵的人。平民說便宜話，譏罵要人，還覺情有可原。現今的要人，說便宜話，譏罵要人，未免是不知「自反」。

口中國現在是個「黑白混淆，是非顛倒，裏勾外連，陰錯陽差」的時代。欲救這個危局，須由知識分子，先定一定神，睜開兩隻眼。用心研究甚麼是黑白，甚麼是是非，甚麼是陰陽。這些若分辨不清，大可不必，合着眼睛，爭前猛跑，亂唱高調。

口善用欺騙之術而得成功的人，也必因屢用欺騙之術而遭失敗。這就是古語所說的「善

騎者墜，善游者溺」。某軍閥所以屢起屢仆，不能成事的原因，就是他屢以爲他所施的騙術，別人全看不出來。

□真聰明的人，不敢騙人。真糊塗的人，不會騙人。騙人的人，全是些「自以爲聰明」的人。古今中外那些生前受人咒詛，死後受人譏罵的人，全是這種自以爲聰明的人。

□左傳上說「失信不立」。人所以得存立於人羣，就是一個信字。「信」字是用「人言」二字合成的。「言」若不是發於天良，縱然悅耳動聽，也不過等於禽言獸語。其中既然沒有「人」的成分，當然不能存立於「人」的社會。

□說苑上說「巧僞不如拙誠」實在是一句處世最好的良言。因爲「僞」字是「人爲」二字結合的。縱然用盡心機，想盡巧妙的「人爲」方法，終抵不過以逸待勞的拙誠。正如一塊玉石，經能工巧匠彫成一件美術品，終不如一塊天然的璞玉，耐久延年。

□在中國各處，多有開設二三百年的商店。在外國就少有這種例子。因爲我國一些老商店，全是能牢守「至誠無欺」的老規矩。外國的商店，多是重視「宣傳競賽」的投機術。一個，得利如同「細水長流」，滋田潤物。一個，得利彷彿「山洪暴雨」不能久長。

「自從「商戰」二字，流入中國，將我國多數商店的「商業道德」，幾乎毀滅了。不獨新開的許多小商店，不願信用，甚至有些有名的老商店，也染了欺騙的惡習。專在兩片皮（嘴）上研究，而不在貨品上留意。

□前天我由鮮魚口西口外路東，某有名的老糕點舖（姑隱其名），買了二十塊玫瑰餅。店員的架子，不下於法院的法官。我因抱着信仰的心，所以也不敢查看他給我包了些甚麼東西。到家一看，每塊之上，全加了一層灰上的裝飾，餡子堅硬的程度，至少有兩星期的年齡。錢雖然用了二百零八枚。可是，使我氣得，身上的體溫增到二百零八度。我只好認定「上當只一回」。

□所謂「商戰」者，是與同業的商店，在貨品與價格上而戰。不是店員們，大「端架子」，使顧客見了，赫出一身冷汗。也不是店員們，善用花言巧語，哄騙買主，將壞貨強充好貨賣出去。

□買賣人，固然應當先練成一片好嘴，但是更要預備一些好貨。端大架子，固然不是生意規矩，假若能像北平口口堂，貨真價實，也能招進買主。買主雖不願看冰冷驕慢的面

目，然而爲購貨要緊，也能忍氣吞聲。假若貨既不良，架子又大，買主當然望而生畏，不敢登門。

□俗語說「和氣生財」。做生意的人，當知「生意」二字是活潑親切，使人喜歡照顧的意思。假若使買主入門，如同進了閻羅殿，誰有勇氣，瞻仰一些鬼臉呢。

□有些商店的貨品，並不精良，可是男女顧客，往來不絕。他們那些主顧，所以肯去上當受騙，就是因爲店員和霽可親。他們那種遠接近送，敬烟捧茶的情形，能使賣主甘願上鉤。假若他們再能「貨真價實」，更必財源茂盛。

□顧客花一分錢，要買一分貨，當然要挑剔檢選。這並非要佔便宜，多是恐怕吃虧。因爲顧客，若不是血迷心竅，也必知道，無論如何精明，決鬥不過做生意的人。店員遇着這種顧客，要竭力耐煩忍氣。要知，能將貨賣出去，纔是好手。「能吵嘴，善打架」的店員，確是買賣人中的敗類。

□在日本，商人最以謙和爲主。顧客挑選半天，縱然一物不買，他們也能和聲柔氣的鞠躬施禮，送到門前。這樣態度，能使顧客感發良心，不忍不照顧他們。

□最可恨的是有些店員，專對顧客的「衣飾」與「性別」上注意。要知俗語說「包子有肉不在褶兒上」。穿着好西裝的，未必就是好主顧。漂亮的婦人女子，未必就是活財神

□「自愛」二字，不是愛數十年必死的肉身，是愛千萬年不死的令名。

□錢財是人生的羈絆。人若被錢財網住了，一生不能脫出牠的勢力範圍，一生也要受牠的驅使。若將他看輕了，只求足用，不求其多，無功不可成。古今中外的聖賢豪傑中，只有許多好色的，決無半個貪財的。

□錢財之所以可愛，是因爲牠能助你提高你的身分，能助你得着你所願得的東西，能助你辦理你所要行的事務。可見錢財，不過是個「助手」，並不是個「主人」。可惜我常見一些努力弄錢的人，只知堆積，不知花用。這種人，無論存儲多少錢財，也不配稱之曰「財主」，只可呼之爲「財奴」。

□「要人」爲老婆孩子，犧牲聲名，還覺值得。要人若爲幾個私人，敗名喪節，未免是愚不可及。可惜，我國失敗的「要人」之中，十之八九，是因爲使幾個私人的歡喜，而得了全國的罵名。結果，一些私人發了大財做了大官，而自己反無立身之地，豈不可歎

□「財」與「色」是人生兩個最難過的關口，是人生最難破的陣線。能不被這關口與陣線阻擋的人，纔可稱得起「超凡入聖」的人物。

□我的老友張君說「人生四惑（酒，色，財，氣）的次序，是一個比一個嚴重普遍，並不是一個比一個輕微狹隘」。他這話極有道理。因為酒，有不飲的。色與財則比酒有引誘性，然而也有不貪不好的。惟有「氣」是人人常犯的。並且「氣」能傷人的身體，促人的壽命，較「酒」「色」格外容易。

□貪應貪之財，不為貪財。好應好之色，不為好色。應貪之財，就是薪俸與利息。對這兩項，絲毫不必謙讓。應好之色，就是自己的妻妾，除這兩項，無論如何，不可妄動。□古人稱蓄錢的瓦器為「撲滿」，是極有意思的。因為這種東西，有入無出，積而不散，到了盈滿的程度，也不能取出分文。所以必須將牠撲打碎了，纔可以將牠的存儲，發現出來。人若只知存儲，而不知分散，也必要發生破碎的危險。不但「錢」是忌盈戒滿，一切聲名權勢，也當以盈滿二字為戒。

□我半生沒有做過關事。當初最好的時候，每月收入，不出二百五十元。最壞的日子，

每月分文沒有。並且是一天打魚，九天曬網。以入社會二十年合計，每月收入不過三十餘元。可是我的生活程度，雖月入百元的也不敢同我相比。有人見我不知儲蓄，對我說「你上無父兄，下無子嗣，如此生活，將來如何歸宿」。我說「你計慮得太遠了。中國將來還不知歸何結局，我不過一個小民，何必作久遠的計畫，我留下盈餘，是孝敬誰。」朋友又問「將來假若你有了兒子，也當爲他留下生活費」。我說「世界所以擾亂，就是因爲對子孫的心念太重了。有一些人，不但爲子孫，不顧一切，拚命撙錢。甚至連重孫子媳婦，將來用的馬桶，全要預備好了，豈不是糊塗麼。我的先父，沒有給我留下生活費，所以我纔得苦活至今。假若留下生活費，恐怕我早就樂死了」。

□朋友又問「你可以不爲子孫謀，然而也當爲自己謀。你若不存下幾個錢，死了誰埋葬你」。我說「我若死了，沒錢棺殮，自有公安局與衛生局拿出款來，替我辦喪事。豈不是還落一個「國葬」麼」。朋友大笑着說「你一個小民，有何功德，配銷耗國家的錢呢」。我說「自民國以來，得享國葬的「要人」，全是真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的人麼」。因專會討老婆孩子喜歡的人，固然是好丈夫好父親。然而決成不了大業，享不了大名。

我讀中外大聖大賢英雄豪傑的傳記，纔知道他們多是些享不到家庭快樂的人。因爲人心不能二用。若專對一個私而小的範圍內耗費精神，對於公而大的社會與邦國中，就不易有偉大的成績。